



K110.85

2

上等
漢文軌範卷之下

柳塘 小川伊典 纂

說

文體明辨曰。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普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為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

○不倒翁說

脫離於手掌。宛轉于几席。撲然而伏。闐然而起者。不倒翁也。翁莞爾含笑。起之與伏。如不以為意。然其笑也何笑。其豈非笑人之棄擲。無能足損益我也邪。有人於此。因細故

諸藝佐中滑
然出而趣意
托手不倒

文亦宛轉無端靈活不測

天下之人非禽獸者殆希

輕輕說去殊

而為所倒則瞋眼戟手敵之至力不勝再三挫折終不能復起立怒氣如虎張脈憤興是不知忍者也古人有言怒者易制笑者不可測作不倒翁說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濃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活慾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醉說

事無善與不善不醉不成不飲不醉求其所以不醉者患常在於無酒夫六藝者先王之酒仲尼之所曾飲醉而今之所傳皆其糟粕其不足以致醉也亦宜孔子酒無量不

覺雋妙是亦醉於文者乎

○酒茶說

茶性涼而清人酒性熱而和人飲之皆有益而不可過過則皆能生疾而酒尤甚然茶味清苦而易厭酒味醇甘而足悅故世鮮勸人茶而多強人酒茶或稍浸蔬果輒損其清酒雖雜投魚肉益助其甘故彭彥實嘗言茶為廉介之士酒為曠達之人余謂士當如茶勿如酒然廉介者能充廣而有曠達之才量曠達者能拘檢而有廉介之慘行則皆為全德矣可若茶酒之偏哉

○觀地獄圖說

萬國設教隨風土異其趣蓋自然之數也釋氏生于印度南島立地獄極樂說今觀其所圖極樂則淨池青蓮地獄

文字亦頗有檢束

真然，真然。

說得能發其
蘊奧。

則火山鼎鑊使北人見之或以地獄為快以極樂為苦亦不可知是皆其風土使然也至夫畫惡鬼妖魔太身龍首奇怪異樣之狀抑將何為而設邪英人勃氏以為印度為國太川巨嶽高遠不測又受無邊之太洋故其人遂以凡天地間之物為不可量度者不復用心究理於是乎想像中現出無數奇象而遂信以為或有之歐洲則山川皆可跋涉河海皆可渡航故人不信怪少有可疑者則不窮盡其理不已遂能發天地之蘊奧是言近有理釋氏動輒言不可思議所謂不可思議者乃土人之心所存釋氏因以供勸懲也歐人不語怪然惟死生不可知故其教猶有生天堂受鬼責之說漢土古聖獨以人道立教而人不以為足於是黃老神仙之說然其說高尚難入遂納釋氏之

居然宿儒文章我輩黃口所不能夢見

教邦人則併納孔與釋而釋尤行蓋禍福之說感人易入雖歐教亦然我邦地氣清爽山川秀明故人信神明之靈咸以潔齋為禮儻有賢哲出擴張神靈之明驗以設適其心性之教則其脫外教也易矣

○天地人說

擒縱自在眩人心目

天地何其廣且大也人心何其渺且隘也人心何其廣且大也天地何其渺且隘也於一毫端立崑崙山於一指端轉日月輪於一黍端出生蜃樓海市天地不廣且大乎於無影中設羅酆城於無文中鬪朱墨兵於無怖畏中造作羅刹鬼母人心不秋且隘乎種種花有種種萼種種萼有種種葉而離朱罔象能悉數之且見葉即見萼見萼則見花無不坐照人心不廣且大乎滴滴雨為滴滴水滴滴水

言竭而意不竭得短文之法

清人張為菴著辨志以言事業本於習為俊源之論子弟宜并親以知所捨取勉又以知所動

為滴滴海而隸首容成能究竟之且是海非是水是水非是雨悉可分別天地不湫且隘

○習說

兩兒相嬉在干閭巷之中跨竹而走驅大而鬪其所為莫不相似也稍長各異趨舍日疎月遠其所為不相及也及其壯也乃一猪一龍矣啻韓子所言而已哉嗚呼此何故也豈非習使之然也歟是故習可以成智可以為愚可以為賢可以為不肖習之於人所係其不大乎吾視馬之習于火者聞災即嘶見敵即馳與常馬慄而却走者殆如殊其類故君子慎乎習習而不懈何憂其無成焉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於人其可不慎哉

○洗竹說

去勁則不竹今之洗竹者非洗竹也乃去竹也意

新竹則妍老竹則勁自世之憎勁而愛妍也其洗竹者必去老而留新所愛在妍不在竹是豈知竹者哉天下妍者甚衆苟取其妍何必竹之愛所愛於竹者正取其勁而已矣國之用人也唯取其剛既取其剛又苦難制每加淘汰而剛者愈減是亦今之洗竹者也

○釣鯉說

韓昌黎曰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裁者也

吾家瀕漢江江有一漁者工釣鯉他人不能及焉吾嘗問其術漁者曰無他在專與精耳初余之學釣鯉也終日不獲一如是者數十日退而思之曰是餌之不香也器之不良也乃香其餌良其釣與竿往而釣焉又無所獲如是者數十日退而再思曰是徒餌之香耳器之良耳未獲其方也於是晨起到江左視右顧測水之深淺窺鯉之游泳而

蓋不能定其
心而徒逐其
跡焉爾用筆
與劉覆執責
相者言異曲
同工

命意自韓文
公雜說第一
及應科目時

釣焉須臾有大鯉魚潑刺上鉤從是無復虛餌矣世之釣
江者釣鯉不獲輒去釣鯽不獲鯽輒去釣鯿終不能獲一
是豈拙於釣魚哉其心不專而思不精也吾聞之有所感
世之學藝者學書不成輒去學文學文不成輒去學詩學
詩學畫其心不專思不精如是宜乎其無所成也藝且然
而況道乎古人有言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漁者之謂也書
以自戒

○觀魚說

余讀書朱氏西齋左苑而右渠書稍輟凭檻而注目焉方
天不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戢戢泥沙
中感鱗捐介日就於殆將為鳥鳶之所啄螻蟻之所噬孰
有援而活之者余觀之戚焉以悲及春夏之交淫雨彌月

與久書未

淡淡著筆却
見新警

不止百川暴溢浩乎如雲不見涯涘渠亦滿而為大澤矣
於是小大之魚畢萃洋洋然而泳喁喁然而噲有戲而愛
者有觸而躍者有驚而逝者往來無時隱見無方余觀之
又歡焉而悅乃為之歎曰噫嘻天下之物各有所依而魚
之所依者水也昔之局而戚者失所依也今之縱而適者
得所依也苟得其所依其樂如是矧遇風雷乘洪濤而上
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物驗天下之物使各得其所
相依相生相保其樂奚啻魚之縱於水也天下之物各得其
所依相生相保亦若魚焉則余之悅於心而無憾者亦不
止於觀此為足也所懼不得如魚之得所依嗷嗷焉有泥
沙之困而日就於殆焉得不重余之戚乎故為之說

○猴說

莫之凡

卷之五

○說五

庚子氏歲

讀此文不汗背者幾人

在不與鼠抗哉在不與鼠抗哉政治家宜為坐右銘

余幼在黔中嘗畜二猴鎖於射堂老桂之下躁疾善攫人每厭苦之一日曝虎皮于庭故令童子蒙之前猴驚竄上樹既上復顛跪地而號自以掌揜目蓋懼之甚童子笑不已猴聞笑聲而知非虎也其人也怒而起騰蹕如故嗚呼無其實而襲其貌又或自露其機天下何一之能欺哉

○貓說

貓之捕鼠也與生俱生者生而墮地則有捕鼠之能鼠之畏貓也亦與生俱生者生而墮地則知畏貓貓之捕鼠與鼠之畏貓一焉耳是故貓之捕鼠也無足稱者所貴乎貓者在不與鼠相抗也余家多鼠利昏伺睡旁睨側出猖獗陸梁無所不至余患其暴因乞得一貓魁然如虎爪牙如戟旬而誅一鼠月而誅一鼠誅一懲百無復鼠之患矣或

結末尤有味

曰子之猫雄則雄矣何其捕鼠之少也曰天地之間物各有強弱弱之肉強之食也猫而悉誅鼠耶鼠未可悉誅而猫已將罹禍况千百鼠而當一猫豈有不敵之理哉而彼猶以為不能敵者特畏其威而已矣若捕之多則其威損損則抗猫而與鼠抗豈在其為猫哉然則其捕鼠少者乃其所以自逞其威也今夫人為一縣之令一官之長則自高大假威弄權操下如束濕薪唯其訶責之不至是懼於是乎為下者賄賂相譏側目而疾視之嗚呼鼠窮則咬猫今民窮矣烏知其不反噬令長也必也能以猫之心為心者可以為令為長矣

○畫龍說

邑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覓作南中貴人書為

宜假不宜真
此之謂大

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者價或等於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至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坳垣草衣芒屨人見其真者如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染好事者即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則重真者恒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真即如今人作諸文自詫名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寧詎能起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為人巧之極錯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弟工其

畫者何必真也

○慈雞說

有益於名教

余宦京師荆婦歸鮮以夙興相警者恐入公遲畜雄雞一令司晨也匹以一雌已而生卵僕好事作窠使伏之甫得雛四而雌雞已斃窠內四雛鳴不已若失恃者然雄喪偶亦忘其為誰氏子再市一雌匹之雌至環遶於雛之籠外若瞰其幼而孤若有憫恤狀命僕啓籠納之竟呼雛若己子覆之藉之飲之食之其四雛亦欣欣依戀竟似母去重來不復悲鳴矣余感而歎曰鷄亦有繼母子雞亦有繼母而慈其前母之子者乎鷄有五德誰知又有一德可異也雖然慈愛為性物固有然物豈能盡然哉抑慈愛為性物且有然人豈有不然哉而何以猶有不盡然者哉人惟不

能盡然則凡天下能得繼母之慈者宜知幸矣天下爲繼母而不慈前母之子者宜知鑒矣

○雜說

蜈蚣與鷄不相類也而其讐最甚鷄見蜈蚣必殄而噬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鷄涎痛隨瘳然鷄死蜈蚣輒入其腹噬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群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咬嚼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熬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卽不避無生存者今蠱毒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鷄鷄雖死矣必復其讐鼈見斃於蚊蚊雖生也猶報其怨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讐怨於己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翻案警絕

○雜說

蠅之爲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蠅皮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鳥賊之爲物無有皮介每暴於冰上狀若已死人取之甚易而其性好鳥鳥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蠅與鳥賊其形相萬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蠅俾然而可畏鳥賊塊然而可狎俾然可畏者宜能害鵲而反受害於鵲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鳥而卒致害於鳥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俾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邪

輕輕著筆文情欲冲

○雜說

口謂鼻曰人非飲茹則斃非言譚則瘡吾內食以養全軀而出言以洩心聲其功鉅矣子洞然而竅耳而位列吾上何也鼻曰微吾司鯁則子於薰蕕也惡乎擇不擇必誤食

似諸語却是
真情入人心
脾

誤食必殞身身之弗存言於何有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口遂噤以服鼻謂目曰請言子所以上我者目曰而謂歟
而后見乎見而后歟乎且而惡睹薰蕕而歟諸而顧謂我
劣邪鼻亦屏息而退目乃上睨其眉曰夫二子者既下我
矣女徒以斃然衆毫而超班吾上亦有說乎眉蹙然曰嘻
若何見之晚也夫繪繡無功於衣裳而衣裳非繪繡則野
銘歟無功於器物而器物非銘歟則俗吾誠無功而猥處
公等之上吾方甚愧雖然去我則面貌爲之弗妍矣使吾
驟降而處下則塗之人且望而駭聚而笑之矣於是三子
皆服某子曰文章禮樂之於國也其猶眉之於面乎昔者
伊傅旦爽相與講畫制作于廟堂之上而諸司百執事莫
之抗衡也有以也夫

○齒與舌說

煉字煉句鍊
格金石之文
宜如此推做
文章宗師不
誣也

齒與舌不相能舌信而齒齧之舌不能較也乃縮而默處
比其人老群齒盡落舌乃徐出舐其斷齧弔且歌曰齒乎
齒乎今其已矣乎我弱無助自分先亡子剛且決而亦爾
乎我寡無援自揣莫支子繁且盛亦底于此乎已乎已乎
衆不足倚而強不足恃乎某子曰強衆之不足倚恃也久
矣夫周延而秦促漢帝而楚覆晉永而隋速宋錄未終而
金社先屋強衆之不足倚恃也久矣夫

○金說

金之爲物亦貴哉天下之人無貴無賤無賢無愚皆貴之
失之則貧而賤得之則富而貴人之貴之亦宜矣夫金之
生也不在平原膏腴之地而在深山峻岫浩海大島之中

有此至寶故
有此至理亮
禹以興桀紂
以亡論經濟
者宜寫一通
置之几上

為其地也。冥冥濛濛斷人蹤絕舟楫。靡辭纏繞樹木翳鬱。積水奮迅。洪濤猛激。虎豹犀兕之所栖。龜鼉蛟龍之所居。與蠙珠文貝。球琳琅玕。礪砥礱丹。雜出於其間。以為用於天下。豈其天地靈秀之氣結為此物歟。何利用之遍于世也。然金之為物。必待開採淘汰。鑄鍊鍛冶之功。而後為用。於天下。猶人雖至靈。必得仁義禮智之教。而益明其德也。嗚呼。金乎。人製之而人用之。金之為用。人實為之也。然而不善用之。則其弊也大矣。唯善用之。金之為金益貴矣。人皆知金之可貴。而不知所以用之。則亦何貴於金乎。語曰。若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金之為用亦難哉。

○奕說

本無情故勝
敗共有適

吾嘗觀于奕矣。奕之初本無情也。卒然而合之。疆分類別。擊取攘劫。若有得失乎其間者。及其地交意偏。主于必勝。其勢莫肯先却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遊蜩化。而不自知其勝者。施施然若闢土地。而朝秦楚。不勝則頽面戟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者。必以適以適。而反自勞。則不若縮手而旁觀者之為適也。勞與適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覆圖歛奩。則此所謂勝負者。始茫乎其不可攬。然後勞亡而逸見。其甚者。猶或以夸之乎人。或者悵快鬱結。愈不可釋。嗚呼。此又何哉。古之不善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用是知不工于奕者。乃得奕之樂。為深人之達。于是者可與言奕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奕以奕。觀世鮮有不合者也。

能近取譬

○盜說

楚國多盜。王下令索之十日而盜獲。王坐小曲臺。訊之曰。楚國之法。盜一錢者。罪至死。子何爲者。盜對曰。盜非盜也。盜聞之。師曰。盜亦有道。貧者釋之。富者入之。寢多盜。寡酌損益之。夫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先王之訓也。盜何負于王哉。且盜在王國。數人而已。盜在王朝。者不可勝數。王之令尹盜也。王之太夫盜也。王之司敗盜也。王之將軍盜也。王之左右皆盜也。楚王勃然作色曰。盜欺寡人哉。盜曰。王之令尹。宦人以財。墨者進。廉者退。是盜王之爵祿。王之大夫聚歛百姓公賦。而私漁之。是盜王之府庫。王之司敗。淫刑以逞。殺無罪者萬家。是盜王之人民。王之將軍。構怨強鄰。喪師辱國。是盜王之土地。王之左右。窺伺嚙笑。以市威福。

盜亦有戰國辨士之風

老蒼警峭。頗是奇作。

于人之言貌腹心。皆非王有也。諺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大盜不治。小盜是求。王雖憂盜。盜爲王憂。楚王曰。善。禮之上坐。爵爲執珪。

○乞者說

層々對論。筆無遺憾。

長安大道有乞者焉。蒙袂褰屨。若哭若呼。旣醉旣飽。其歌鳴鳴。行者曰。鄙哉。乞何先號咷而後笑也。乞者睨而應曰。噫嘻。啼飢號寒。人之情也。式飲式食。歌且舞。古之志也。子何怪焉。且子鄙我乞。天下皆乞也。我之乞異乎人之乞。我之所乞。簞食豆羹。人之所乞。白璧黃金。我乞之所。通衢曠野。人乞之所。玉堂金馬。我乞之時。白日堂堂。人乞之時。昏夜皇皇。我乞之時。箕踞坦腹。人乞之時。蛇行匍匐。我乞之後。高卧而耳。人乞之後。咤叱自喜。由此觀之。人乞乎。我乞

實際語

乎。子以爲齊門鼓瑟，何如吳市吹簫？豫讓吞炭，何如子瑕啖桃？五柳叩門，何如五斗折腰？子徒嗤我之先號咷，而後笑吾竊悲世人之先笑後號咷也。行者曰：夫夫也，殆隱于乞者與？追而謝之，弗顧而去。

○御悍馬說

韓文論馬之良不良，此篇論其悍不悍，彼曰無鑒識，故無良馬，此曰善駕馭，則

莫神於龍，有擾而養之者，莫猛於虎，有騎而役之者，何況於馬？馬之有悍，由御不得其術，故耳。伯樂逝矣，九方皋不出世。天下擾擾，以父教子，而有不率教之子。況馬則殊類之物，聲氣不通，使之屈千里之足，老且死於皂棧，間時出而駕之，則又與駕馬比其尾鬣，齊其鑿控，彼亦何不詭御竊轡，以小洩其伊鬱？御者從而咎之，輒命以悍，噫，冤矣。所謂得其術者，則不然，豐之芻秣，以盈其腹，責之千里，以展

其力，時其勞逸，鼓其喜而殺其怒，而後磨斬馬之劍，懸而示之光銳，奕奕以折姦心。於未萌一不從，命則殺而棄之，如剖瓜判芻，不復顧惜。其爲術，不亦雄乎？天下雖有至悍之物，未有不畏死者。蛟螭之蟲，亦各樂得所欲，既得所欲，又畏於其所畏，猶曰：有悍馬者，吾不信矣。以驕驥御駕馬，則驕以驚馬，御驕驥則怒，怒不可制，驕亦不可制，乃悍之所由名也。嗚呼，御悍馬，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悍馬乎。

○勤儉說

越中有二大夫，其一入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後俱折節爲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卽敝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

勤儉亦所謂
運用之妙存
於一心者乎

貧乏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為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敝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眾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為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廉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為勤儉則鷄鳴而起孳孳為善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為真勤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儉也為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以世俗為勤儉則其勤也為奔忙為營求其儉也為貪鄙為吝嗇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情與奢哉夫子孫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

為人父祖者
宜寫一通置
座右

小品亦精潔
可喜

因學之不講遂至以此敗其家而不悟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為人父祖者奈何以講學為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為之說以昭同好

○無鹽墨說

余拙於萬事頃者造一小墨其形苦竄凸凹人皆笑之而堅乎其質純乎其色椿庭先生深愛焉遂名曰無鹽無鹽者齊后之名也蓋取諸其醜於貌而美於心也夫心美者君子之所取而貌醜者小人之所捨今也此墨取笑於眾人而得愛於先生則可謂得真知己矣嗚呼余之拙陋亦為人笑久矣然或有君子之所不捨者豈不與此墨同毀譽者哉

種文忠耕田
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
者怨亦此意
彼我異情天
下之事往往
有類此者

○辨禽言者說

金華衆山中產幽禽好鳥弄新音怡悅人耳好事者致之
盛以雕籠飼以香稻肉食晝貯清水濯之懸洞房邃閣外
以爲嘒嘒可聽如笙簧之迭奏絲竹之競響也客有辨禽
言者過而聆焉心駭其聲語主者曰此非愁苦無聊羈棲
怨嘆之聲乎不然何其哀鳴宛轉而頓失山林之常度也
主者曰有是哉子誤也客曰予往者山行見灌木之上豐
草之內青溪曲澗之旁有若禽者載頡而上載頡而下或
飲或啄且鳴且飛其聲曠逸而清遠疏越而嘹亮幽閑而
和平今反是是桎梏之也盍捨諸主者曰噫是何言也予
朝擁衾牀上聽其音則欲起食不甘旨聽其音則忘飢暮
倦而思休聽其音則節勞而釋困果其桎梏之而哀鳴宛

轉耶則予何爲而樂也予固不忍捨也客曰不然天下有
在己爲樂在物爲苦者有忘物之苦忘己之樂以爲物亦
樂者夫人亦然豈獨禽鳥云爾哉

○雜說

殊絕之女靚粧素服風格天然人爭觀之者悅其美也其
大面厚粉廣唇穠朱形貌可惟有如鬼物人爭觀之者駭
其惡也女之見人之觀之亦自矜其色謂足以動人矣而
不知人之情則懸隔如是士爲人所愛憎其情狀何以異
此

○魂神說

垂仁紀曰天照大神治高天大國主神治大地皇御孫尊
治葦原國八十魂神魂神者何謂人民也何不謂人民而

讀書如是所
謂眼光透紙

一結頗應力
有萬鈞

謂魂神益皇御孫尊職掌治人民之魂神而非治人民之形體故謂魂神

○三才說

開闢奇談得未曾有邪行談天無此玄理

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我未生以前不見有天地雖謂之至此始生可也我既死以後亦不見有天地雖謂之至此亦死可也非但然也亦旦有我而後有天地無我而亦無天地也天地附我以見也故予方生時濛濛然已耳其視天地猶混沌初開伏羲神農之時乎繼而智識漸長學問該博其視天地猶夏商周制作大備之時乎迨後而閭歷既深萬物勞其外利欲戰其中其視天地猶秦漢魏晉五代相爭之時乎人生不能有生而無死則天地不得不復為混沌也非天地復為混沌也蓋無我而天地之

見不存也是天地大小壽夭之數值與人等耳故曰天地人無大小壽夭之分也何必數人而羨天地也哉

○狂簡說

奇說出意想之表

堯狂者也舜簡者也堯不狂則不能讓天下舜不簡則不能無為而治繼此湯則狂也文王則簡也湯不狂則不能變揖讓為征誅文王不簡則不能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推而極之則天必為狂地必為簡天不狂則不能輕清而浮上地不簡則不能重濁而下墜雜而舉之則水必為狂山必為簡風為狂而雲為簡禽為狂而魚為簡心思以及遠為狂而耳目手足以舉近為簡以及廢物莫不有狂簡之分焉此皆斐然成章為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物若不狂不簡則為天地間之廢物而已矣烏乎人

千古快論非拘備近生所知

好笑妙也

○鏡說

五。宦。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為。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為。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常。意。者。而。不。知。已。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已。若。左。右。匿。笑。客。終。不。悟。悲。夫。

序

序者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叙事。其叙事又有正變二體。則變體以詩結其末後者也。其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叙。惟作者隨意而命之。無異義也。

○贈人赴佛國博覽會序

歐人創製火輪船。駕風破浪。萬里比隣。往來如織。舉地球為一大市場。其平居和好。貿遷使聘。若無足慮者。一旦臨利害。輒蹶起忿爭。蹂躪千里。蒼生塗炭。竟不免弱肉強食矣。蓋國之亡。非必易其主。失其地之謂也。國體不立。受制於他國。即亡也。國力不足。仰給於他國。亦亡也。制度文物。一摸擬於彼。法律禁令。為彼所掣肘。謂之國非其國。譬如

重沓而來。勢如風雨。

一讀之下。殊然猛省。

把國與家一
浪運化毫不
見痕述無他
氣盛故爾

二論亦佳

其實非未萌
今不斥言者
前段已盡言
故此惟況言
耳

清腔慨世之
氣借題而發
語勁筆銳時

見錄句近時
魏然深蔣敦
復華有這樣
文字

世農之家釋其耒耜從商賈之後去朴就侈自以為得徒
取市僧之笑耳既不能為農又不能為商其家非亡而何
高其屋華其室衣服器用皆仰外輸工藝未起產物未旺
而金貨濫出府庫一空上下為之告窮譬之東家之女羞
西隣之婦不度貧富之相懸專效其服飾不蠶不桑貲費
無所出終之不免為流亡之瘠智者防禍於未萌寧可不
早為之所乎哉今茲佛國有博覽會我邦人多往會之友
人某亦與焉余謂之曰蓋博覽之為會凡百器物悉備觀
之者足以發心智磨巧思購之者足以詫新創弋奇贏故
競技者必於是爭利者必於是我邦所出其類亦多其間
或有駕出乎諸國之上者則聲價百倍而輸出之利從此
盛矣抑余更有進焉者夫巴里者歐洲大都今茲之會坤

輿諸國皆造焉子試觀其市綠眼紅鬚氣揚揚而視耽耽
者皆虎狼也子輩目擊其狀而歸報吾君吾相曰市有虎
狼白晝群行吃人之腦不斃不已我寧為管莊子勿為魚
肉彼不出刀而我自割彼不出薪而我自烹以飽其口腹
非計之得者也吾君吾相於是乎知所戒國體以加鞏國
力以加強則子輩之於此行其利於我邦顧不尤大哉書
以為贈

○送人奉命赴朝鮮序

結隣好通互市富國強兵以致治安之樂國家之幸福莫
大焉余嘗聞我兵陷朝鮮江華灣城堡之狀又見彼甲旗
器械其製鹿其兵弱殆齊玩具既而觀彼小學所始教書
僅僅一冊子而說倫常之道及其國歷代系統語短而意

理勢或然

夢心懇切
人勿以為
誹謗之言

長能悉其要。初學教書中。未見其比。於是竊疑其文。武失權衡也。蓋有由而然焉。夫朝鮮高之後。子孫相承。以至今其政則洪範九疇之法。其教則周孔聖賢之道。道善法美。故以其舊為足。不求遷其新。且其善美者。既已流為虛文。徒法猶且夷視他國。不復知寰宇形勢。近年變遷。昨之新奇為今之陳腐。其拘徒法而疎實功。守虛文而迂時事。亦不足怪也。抑朝鮮之為地。與我對馬相距十數里。而北與魯國接疆。實為我北門鎖鑰。故朝鮮而富強。治安則我邊境亦可以高枕矣。今聖天子擇可使彼土者。擢於眾。命子子至彼國。則宜篤結隣好之約。詳說互市之利。且語宇內日新之狀。使其文教之善者。益脩之。武備之不良者。速改之。富國強兵。以挫北隣。眾願之志。而使我邊境高枕以安。

治安之樂焉。嗚呼。天子命子之言。蓋亦在於此也。歟。行矣。其勉之。

○送沖繩縣令赴任序

著筆構思具
存典型工力
亦無不諱

明治十二年夏。廢琉球藩。為沖繩縣。新置縣令。以理縣事。於是鍋島君某當其選。辟召僚屬數十人。駕火輪船。以行。自朝之播紳大夫。以至山林草野之士。翕然拊賀。稱贊其得人。蓋君華族也。而素有賢聲。自朝廷廢封建。其任縣令多矣。而未有華族任之。今乃始有之。宜矣。輿論之嘖嘖稱其榮也。雖然。人之譽之。必有所以譽之實。以相副焉。然後為宜。若無其實。則其可耻也。加甚矣。今朝野之譽於君。如此其深。則將何以副之。吾聞沖繩之為縣。與內地月望俗尚不殊。言語惟一。上世以來。屢奉朝貢。及有慶長之征。遂

好警諭

舉比內諸侯然其為政別自設規制不敢盡仿國法又以其受冊封於明清也隱然成兩屬之勢且島中有朱明遺民常唱西附之說以盡民心以故廢為縣治布以新政於廟謨雖得策在施治之際或將有扞格窒碍之患焉譬如嬰兒生三月付保姆乳養及髻鬣置之於父母之側未有不號泣求保姆者往年內地廢藩之命下某時在鄉親見藩人紛紜之狀令之便於亡者未必喜而有不便則相煽以怨當時縣官之治之或以寬或以嚴治略不同效績亦異在內地既如此況於海外絕島乎然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其一時慕舊相疑相惑皆因所遇而致然非其真情也故開導得方磨以歲月要無難化者矣古人有言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於置縣初政蓋庶幾焉君好學禮士通

自首至尾一氣旋折而下文成而法自立者失於詳三分刪去其一必為好篇

於治體嘗在鹿島藩為臣民所愛戴今其趨任將如何治之必也威惠兼施寬猛相濟頑民未除也思所以化之王澤未孚也思所以宜之風俗之陋則移之使華民產之艱則培之使裕不求赫赫之功而收冥冥之効他日使太史氏執筆大書於策曰能治沖繩化之自鍋島君始華族之出為縣宰不忝其任亦自鍋島君始豈不偉歟苟不能然於承流宣化或有所闕焉不啻不能副朝廷舉賢之盛旨亦為辜負四方士民之望矣某也雖未奉警效竊聞先師之侍講說冀其奉治績也於是乎言

○送人赴支那序

西塘松本白華夙游于廣瀨旭莊之門以善詩及書畫為一時名士所稱揚新政以後宦游于輦下與余俱在其部

一篇骨子

引樣的切

波瀾尤妙

員駢凡同硯議論相投。或雖事務鞅掌之間。談及于詩文。則恒改顏動眉。怡怡然有喜色。君嗜詩文甚。于食。一日卒然謂余曰。吾將航于支那矣。請子爲一言。予曰。支那之事。徵之詩文而知之。今且言之。夫負笈觀國之士。欲審一代盛衰。莫詩文若也。詩文者。人情風俗之所繫。政理輿論之所關。由其關係而規盛衰。豈難知哉。古者有聽鵲聲而知時變者。有觀橋梁敗頽而知衰亡者。區區飛禽。微微橋梁。亦注目則足以知政理風俗之轉變。今夫詩文係於士大夫之陳述。故言語敦厚淳正。循循然有法度。非是。昭平之兆歟。或雄偉錯落。縱橫奔馳。波瀾動蕩。有頓挫。有開闔。而其說不在道德。乃兵農禮樂。非是。文運進步之兆歟。或嗚咽叱咤。如悲風蕭條之聲。或慷慨激烈。如雷電霹靂。戰

觀乎詩文盛衰。感乎國運盛衰。文於是乎有。益于世教矣。

鬬歌舞。忽而怒號。忽而叫嘯。忽而轟轟轟轟。非是。兵亂之兆歟。不嗚咽。不叱咤。艷冶綺靡。如婦女子之言。非是。衰亡之兆歟。若夫李杜之詩。韓柳歐蘇之文。淳正雅健。光燄萬丈。興廢繼絕。以致唐宋文極盛。而六朝五季衰亂之際。無其人。而其文則駢體骯髒矣。嗚呼。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昭昭乎。言語文章之間。而不可掩也。至滿清有雪園易堂。而才俊雄傑。沛然相繼。以致乾隆之盛。乾隆以後。敗于進士。應用而八股儼六考。據記誦之弊。紛紛橫出。是以文氣軟弱。委靡不振。其唯文氣軟弱。故士氣衰弱。國勢不張。安南背西藏不朝。烏片一亂。終取敗衄。雖然。風俗隨時移易。今之距烏片亂。殆四五十年。有其人出而振興文氣否。若行矣。蹈彼山河大地。將有蒼然而感者矣。

莊生有言士
相期於道德
此意

○送沈梅史歸姚江序

以文章起以
文章結而時
事之難言者

沈君梅史之論詩文以雄渾正大為宗者也其學淵博精
於古書故其所見極高其言曰我朝詩文至道光衰弊極
咸豐同治以來漸有氣骨吾志於古者然齒方壯以康濟
自期未暇著作也余與之交二年常商確文辭未嘗不恨
相見之晚頃者梅史將歸來告別余酌酒語之曰信哉文
章之關於世運也道光之季與匪始起焚燬城邑塗毒生
民而士大夫方耽晏安故其文衰咸豐同治之際戡定禍
亂治績日熙故其文漸盛信哉文章之關於世運也今也
歐洲日尋干戈虎視龍驤有經略八紘之志國於我亞細
亞者宜何以待之內修政教外厚隣交聯亞細亞為同盟
庶幾折衝禦侮可以恢弘事業矣果能如是文章之雄渾

含蓄在裏俯
仰頓折無限
風神

正大即隨之梅史豈無意乎梅史笑而不答釀酒去梅史
倜儻負氣間關乎戎馬際屢出使於千里外他日必將有
大得志者則余前之說者庶幾可驗余方屏迹於草茅無
由施力於當世則將專意於文章以雄渾正大自期也

○送人赴西京序

用意周匝幹
旋自在

卓然立志蔚然成家其能以文辭震爆乎一世者昔時京
攝之間不乏其人而今則寥寥希聞豈其時運使之然邪
將無能奮於流俗中而卓然立志以期大成者也蓋彼都
人士外慕潁山陽篠小竹之風謂善詩能書大言虛喝可
以釣利弋腴矣於是經史古文一束諸高閣只詩酒翰墨
之耽其或一詩換斗酒數字博幾錢輒得意揚揚自以為
有餘嗚呼亦不思而已矣夫山陽之豪宕小竹之溫藉出

此文先獲末局一解補足遂然一篇好

十群拔于類尚且潛心經史從事鉛槧蔚然成一家聲名隆盛震爆乎一世其於詩於書則其餘事爾今一知半解謦然自許欲強而傲之多見不知其量也脩卿王父宏陰先生嘗學文於山陽乃父簣山先生問經於小竹而皆雄視乎一世殆有出藍之稱則為之子孫者烏得不繼其志業乎今脩卿又將游西京夫西京天下壯觀之最欲一觀以壯己之文氣其卓然立志可以期異日大成也而見今世無有如山陽其人者然有與不有固不論也仰觀峨嵋聳乎雲際以要立志之不可不高俯顧鴨河混混東流以知學之不可無淵源尋嵐山以悟文之紆餘曲折登桃山以追想豐公雄武之風以養其浩然盛大之氣而後訪三十六峰外史之遺蹟則知天下之至文皆聚乎此都

文字原本昌黎送董邵南序來不見其痕跡可謂繪水繪聲之絕技

昔寧樂文運之盛時亦當不有此文章

也脩卿生二十有五年矣嶄然有能文之稱視諸夫白首無成大言虛喝以釣名利朕者其孰優孰劣不待智者而知也穀山之下鴨水之西有曰菊池三溪者夙私淑山陽能奮於流浴中蔚然成一家子行問之其必有得者也

○送人奉命赴寧樂序

五大洲中花之最最美最穠而清艷高潔不堪愛賞者特我邦之櫻乎雖支那境域之廣未曾有其似者矣歐洲則有焉而花小實大彼喜稱其實與我所產花密而大結子至少者不可同日而論之而其至美大觀實以嵐山芳野為之最也乙亥歲春三月畫伯管蒼圃奉朝命之寧樂公事之暇將觀櫻于二山蓋寧樂距二山僅一日程其先遊嵐山遙望之如一抹白雲變于天際漸近諦視則皆花也其

余遊嵐山而不至芳野嵐山之風景東都未見其比要之東都者事務繁冗之

區至於花月江山之美則不得不讓之於他地方

結構周匝

爲境青巒起伏蒼翠欲滴白水潺湲遠乎其麓而其間櫻花爭發濃淡綺錯高低成趣尋詣芳野則一睹千萬株惟見櫻不見山其他如瀑布櫻之附緣巖肩雲井櫻之縹緲在山頂繽紛爛熳燦乎射目宜乎古今艷稱以爲天下無雙名區也今蒼園縱覽此勝興到飄傾以鼓舞其筆墨則山由焉以炫奇花由焉以益艷其樂果何如乎曰蒼園此行寧樂實爲其公事二山觀花則是其私事予舍公事而專言私事何也曰寧樂固公事而觀花亦不可謂非公事昔人有嵐山公事恐行期之句况芳野則南朝四帝華躅之所在蒼園遊此仰觀櫻花俯思往昔則有不勝感慨者焉曰是或應然抑自古畫人之遊此者何限何必爲獨蒼園而後發山之奇花之艷曰五洲第一之花當待如蒼園

其人而後風致神韻始得寫之也客歲官閑博覽會遍徵天下畫工其能畫者各闢技倆競精巧而人皆推蒼園今寧樂又開博覽會上世古器異品尤多寫之不亦難乎而蒼園特中其選焉則其藝之造詣可以知矣且其人瀟灑脫俗與花相似此人而寫此花始可謂不愧於此花也已於是乎言

○送人遊日光山序

柳千厚記遊之文冠絕古今狀物之妙寫景之奇直奪天工而其所記荒陬僻鄉一丘一壑皆無名者未足以肆其筆力徐霞客縱遊域外上崑崙山窮星宿海泝流沙歷西域往復數萬里足跡所及自九夷八蠻名山勝水以至五方人情風俗皆有文記之縷分條析歷歷如指掌而其文

併柳文徐遊
爲一手結構
妙甚王氏得

平平直叙。未足以快讀者心目。故吾嘗謂使子厚爲霞客之遊。其文之妙。必不止於柳州八記。使霞客有子厚之筆。其遊之壯。必有足駭世者。而子厚無霞客之遊。霞客無子厚之筆。抑亦載筆者一大闕事也。紫詮先生好爲海外遊。西遊歐羅巴。經龍動巴。黎東過地中海。究喜望峰。於山經水脈。支派流別。探討推究。隨所見記之。裒然成帙。而其文流麗明暢。音調鏗曼。令讀者神飛魂消。是非子厚之筆霞客之遊。併之一手者耶。而先生猶未爲足聞。我東瀛山水之美。惠然浮槎來遊。重野粟本。諸名流賓待之。近頃先生以是山山水水之美。冠開東八州。將往遊。發之前日。設宴於清華吟館。諸子作詩若文。餞之余。亦與焉。宴酣。余顧諸子曰。我邦諸先輩。林佐藤。安積。鹽谷。安井以下。皆有是山

此贈序其喜可知

紀遊之文。而求足狀山水之美者。寥寥不可得。先生此行。以一代名流。載筆爲名山之遊。山靈而有知。黛眉螺髻。將嫣然而笑。嗒然而迎也。嗚呼。先生足跡既遍。西半球。今將究東半球。以一周寰宇。所至名山勝水。必草一記。是以子厚之筆。紀霞客足跡所未至。其爲天地鉅觀。何如也。衆皆曰。然。遂敘其言。以贈。

○蓮塘唱和序

吾唱之。而和者誰歟。韓昌黎之難於得和者。如此。今湖山翁蓮塘卜居。詩和者若干人。何其多也。蓋韓挾能于進。取嫉儕輩。而翁則反是。曾一登廛仕。決然勇退。斂趾吟社。是以人人相愛。而相忘。世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吾不信矣。且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凡此賡音者。無論貴賤。淡交如

取蓮塘風致
以評人詩品
格不欠費力
而半韻有餘

水。蔭。葩。皎。潔。濯。於。藝。海。之。澄。波。而。不。染。名。利。之。汙。泥。試。披。卷。一。誦。清。風。拂。拂。字。芬。句。香。老。杜。有。句。曰。荷。花。淨。如。拭。吾。取。以。論。詩。品。并。以。論。人。品。云。

○殘霞稿序

文簡而意足

近人遊記。非傷於纖麗。則失於富贍。蓋其意在於文辭。而不在乎山水也。是以文辭或可觀。而其與實境相齟者不少矣。余恒厭焉。嘗野聖與携所著殘霞稿而來求一言。余受讀之。其為文。擺脫繁縟。而通暢雅馴。與夫輓近之撰。異使余殆有刮眼之觀矣。雖然。聖與所遊。惟郊外十數里之地。而為日亦不過浹旬。此乃聖與之筆。僅見其一班耳。他日跋涉名山大川。憑神靈之助。裁錦繡之文。而後聖與之全豹。無遁形矣。我則拍案而快讀之。

○運筆法序

文僅百餘字。說盡書法之益。何等明淨。筆力簡健。結處尤佳。

運筆在心而工。拙歸手書。莫先於手。故手苟地。執筆則不可不講。運筆之法也。此編明梅賾祚所著字雖止數十。而推之可以及千萬字也。吾友五十川士深譯以國文。手書梓行。以便童蒙。著筆之先後。點畫之位置。瞭然一目。運筆之法。蓋盡于此矣。雖然。法死物也。神而化之。唯期了了於心手間而已。

○經濟概論序

要言不煩。蓋此文之謂也。

國之富強在沃土耶。歐米之土不必沃於我土也。在勞力耶。歐米之民不必勞於我民也。富強之術。蓋在理財得其道焉耳。頃者大塚某譯述經濟概論。約言近喻。使人易知。其要讀者擴而充之。則富強之道於是乎在焉。若持土之

沃而不勞其力徒勞其力而不得理財之道余不知其與歐米諸國爭富強者果何如也

○婚姻心得序

東洋夫推洋
于妻西洋妻
權洋于夫皆
失偏重余將
待斯書發售
購一本與荆
妻對讀互登

馬淵文不云乎當今之世君非擇臣臣亦擇君余謂當今之世夫非擇妻妻亦擇夫慕富貴非擇也慕姿色非擇也雖貧生也雖醜婦也宜擇才識卓越於人者矣嗟今之夫妻成婚其始也相愛而不置及其色稍衰暴厭不顧者有之雖則為夫者之失德然為妻者坐不知所擇耳頃者佐藤靜齋所著婚姻心得刻成書肆其屬序于余余曰是獲吾心者即書前言于卷端

○佛蘭西志序

佛蘭西稱為文明制度文物之備宮室衣食之美諸國莫

提文明那翁
法律為一篇
之眼目後段
一一分應
忽而雷霆疾
擊忽而風雨
淒冥可以評
那翁亦可以
評此文
那翁千古偉
人其開國用
兵千古偉事
故書以偉麗
震盪之筆勢
使與之相稱
別是一種筆
墨

能若焉及那翁出更定法律法律之精冠乎天下天下之言法律者必稱那翁嗚呼偉矣是天爵之所以著佛蘭西志也夫那翁之定霸也精甲百萬橫行天下蹈山河而碎之叱雷霆而走之可謂壯矣而及其一跌也風雨淒冥廢死於荒島雄魂黯黯銷沈乎烟波間亦可悲也今以天爵之才寫那翁之奇其文辭之悲壯果為如何乃知啞啞叱咤動於楮墨而鬼哭迫於燈前也余聞佛之為國忽而君治忽而共和忽為霸王忽為囚虜紛紛擾擾俄然轉變亦猶迴飈之捲穉不可得而諦視焉所謂文明者果如是邪將名之與實未能相稱邪且其法律至三千之多未足以張國憲而維民心邪抑治安別有道而不在律與法邪余惑焉天爵素通於西籍書以問之

簡練老勁亦是老吏斷獄之手。

吟味字下得不苟似俗而非俗。

大寶元年。天皇勅藤原史撰法律。令有司遵行之。中葉以還。生殺之權。舉付之將家。朝廷不復與焉。而大寶之律亡矣。今上天皇卽位三年。勅刑部改撰法律。六年再勅司法。案諸國成法。斟酌改定。以頒于天下。於是乎法律始公于天下。有司不得私之也。豈不盛乎。雖然。法律有限。而罪狀萬態。權衡之差。酌量之謬。有司或不能免焉。此書折疑。以附條例之後。名曰擬律必携。世之治法律者。能吟味之。援用得宜。則庶幾不負國家仁厚之深意乎。

○文章游戲序

頃得清人繆蓮仙文章游戲零本數冊。反復吟誦。快不可言。因謂快書如此。而不盛行于世。何也。快事如此。而獨自

此序命意爽快。不得不謂之一種快事。

私非人情也。乃抄出數十篇。以領同好。蓋全篇三十餘卷。今所抄不過一斑。他日見全豹。其爲快何如也。抑一篇自有一篇之快。一卷自有一卷之快。讀此抄本。其誰不快之者。

○鳴盛社詩稿序

鳥之啾啾。蟲之唧唧。皆有所感而發也。鳥蟲且然。人豈無感乎。人之所感不一。故其聲音之發。爲詞章者。亦自有別焉。若夫處亂離坎壈之時。則淒婉悲騷之音多。而遭清明隆治之世。則穆雍和熙之聲不歇。是其所感於中者。猶黃鸝之囀。煙霞寒蛩之咽。風露歟。入是社者。或臺閣貂蟬。或江湖鷗鷺。均是以詩鳴國家之盛者。宜矣。其聲音之洋洋乎。娛耳而歡心。謂之明治雅頌。無不可也。嗚乎。余亦一太

通篇流暢毫無艱澁之態。確是才人筆墨。

平民幸辱社盟有嚶鳴之義奚得不大聲揚言乎哉

○閨媛絕句序

近今士君子家多養盆栽花卉一根之直或至累百千萬矣是亦一時風習之然也此編所收皆閨閣小作固不足供大方之觀然其芬芳悱惻間亦有足悅心目者焉暇日諷玩以當吾家幾種盆栽花卉云會有玉芝摧折之感遂以是言弁卷端

○省儉錄序

花之先於春者為殘霜所傷說之先於時者為舊弊所厄雖然不有先者則後者何以警起乎余親姻象山佐久間翁先唱開化日新之說於數年前終遭厄遭厄中筆數章題省儉錄藏篋底男格亦連累流離顛沛之間守此遺稿

大策於舉世
以之達禍殆
平為之鐵矣
然非死而後
世謂刑名者
皆襲其說象
山死而國家
之所施設亦
可以顯焉多
可以顯焉多
可以顯焉多

文亦流美新
遠

○江南竹枝序

南地之勝莫往而不可歌焉送蝗者拾蠟者捕海鱗者汲潮而煮之者黃柑之纍纍乎摘而盈筐筥者實一部竹枝之觀耳不特蒼翠之色明媚之致可玩也余一履遊紀南者二次履之所不及輿而觀之輿之所不及舟而觀之但未及歌之亦未及觀可歌之詩而還矣今上街志摩龜井諸人之編江南竹枝也南海先生以下有若霞裳溪琴冷雲霞峰陸續賦之賦而和之流美新逸亦莫不可歌焉不意昔日之玩而不及歌之者不假一履輿舟之力而盡觀

之於此。嗚呼。既有如此。豈得不忘紀南之遠而歎之於海東哉。歌了遂序。

○字林大全序

字書猶藥石也。無藥石則不能療疾病。無字書則不能明音訓。故醫者必資藥石。學者必因字書。苟因字書。則音訓解義理。以供國家之用焉。則其為益不亦大乎。古稱良醫醫國。不識今日學者能醫國果有幾人也。古川氏編斯書。徵余一言。乃書之以問于世。

取譬太淺。人心脾也深矣。

引

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為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耳。非以引為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稍為短簡。蓋序之濫觴也。若其名引之義難妄臆說。俟博聞者詳焉。

○送人遊清國引

拜山子將游清國。遙徵送別詩。適余修私史未暇作詩也。乃以近著偉人傳二卷贐之。拜山子至於清國。若游燕都吳市之間。而遇感慨悲歌之士。則出此書以賅之。其或有讀之而慨然者矣。以是壯子之行色。不亦勝小詩乎。明治十一年二月玲瓏齋南軒引。

簡而盡。

此篇以法勝

○墨江看花引

文亦具五絕而無一可厭名文勝名花遠矣

墨水之櫻冠絕於大都。今不必饒舌也。而余獨寓居乎此。行住坐卧。莫不與花共。則有不得不贊一辭者。蓋看花之候。有五絕。而又有三可厭焉。朝曦昇於東。露光的皪。萬花欲活。一望十里。目爲之眩。何等快絕。旣而霧散露晞。午影撩亂。遊人麇至。紅裙翠袖。緩步徘徊。如與花貌相映發。何等艷絕。夕陽始沒。煙波杳然。晝間喧雜之聲。旣絕。獨留明月。醉踏花影。四顧無一人。何等悄絕。春陰稍合。夜枕聽雨。曉起而望。花房露滴。如出新沐。出步花間。紅雲濕。垂林下寂寞。唯聞鳥聲。何等幽絕。東風一陳。驚然而來。萬花迎之。飛舞動搖。花片如雨。繽紛撲面。何等奇絕。若夫醉呶惡詆。狂舞高歌。東歪西倒。不顧人譏笑。一可厭也。花下結棚塗

面戴釵。妖冶成態。強人賣茶。二可厭也。奔馳車馬。狂突倒人。傲然自以爲快。三可厭也。今去彼可厭而得此五絕。蓋自非身在墨水者。不能全領其真境。余豈得已乎。贊評。

刻文章軌範引

一句喝破。

確言。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何則。由不法者而後法之名立也。士皆周孔。則忠孝之訓。可無。工皆工倕。則規矩之教。不顯。是故人亡而法立。立法立而文敝矣。嗟乎。文者何爲者耶。經天緯地。宣志達情。鉅細殊裁。何莫由斯文之義大矣。迺今日趨於敝焉。不示之法。後將奚守。有宋謝疊山先生。禊選唐宋人之文。與己意會者。凡六十七首。附以諸葛武侯。陶徵士文。各一首。總計六十九首。釐爲七卷。乃復篇爲標。註句爲評點。題之曰。文章軌範。蓋將閔文之敝。而欲振起。

之與或曰是足以盡文之法否曰六經文字之祖外六經而言文枝葉爾雖然有志於古者未不由此而進也是編之成其亦自適自卑之意云

○鐵洲遺稿引

隨讀者為哀樂聲詩妙詮

冬夜寥閨不能就寢燈下危坐閱鐵洲遺稿如蛩鳴如鬼哭不堪卒讀掩卷歎曰鐵洲平素喜詠都門繁華光景春葩秋艷悅人心目余每誦之未嘗不欣然如聽絲竹也前則綴我今則哀我同一鐵洲詩也而聽者哀樂相懸如此何也吁鐵洲亡矣讀其詩思其人情之所感不得不爾余聞之師曰喜而讀則樂憂而讀則哀是之謂真詩若斯稿則庶幾矣時風雨驟至敗蕉淅瀝如助余之悲者戊寅十一月念六日題于守少陋廬

○養蠶新論引

精神已在其書序以戲誰達之亦作家一手段

余遊上毛締交田島子寧子寧以養蠶術名於世一日對斟耳熱余不覺大言曰余性僻無他嗜好惟耽文章猶飢渴於飲食自分百事不若人而於文章一技則雖方今以大家見稱者不敢多讓也子寧抵掌曰僕之於養蠶亦然請假子手以記我術可乎余曰善於是條記其所語未數日二十二篇全成題曰養蠶新論因戲子寧曰昔者皆川淇園代賀川女悅筆產論女悅每見淇園輒執其手泣曰由先生得傳我名與術于千歲洪恩死而不忘不知子亦能執我手泣謝之乎刻成因書其所由

○浴沂風詠引

冠童六七詠於沂風於舞雩古人所樂而未若奉母之為

字綴句錄結
構有法

樂焉。余與巖谷大史舊。屢至其家。母夫人含飴弄孫。家庭
雍穆。殆有春風駉蕩之氣象。何必待此著而後表其詠歸
之趣乎。然人孰不愛親身貴矣。益欲其親壽。親壽矣。益欲
其康寧。大史孝養有素。而以為未足。奉板輿浴靈泉。所以
養其氣健其體者至矣。仲尼倘在必曰。吾與大史也。

書

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以用。親知往來問
答之間也。而今考其雜名。古今多品。曰奏記。用散
啓。有古體曰簡。用散曰狀。用儼曰疏。用散而書則其
總稱也。要之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宜意。優柔以釋
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卑有序。親疏得宜。是又
存於節文之間。作者詳之。

○與友人論文書

僕謂學問文章不可岐焉。岐之則後世之事也。夫六經子
史皆是文章。而韓歐諸賢之文固不外於道也。魏晉以降
學問失方。大道寢微。遂致斯文衰弊。迨唐昌黎韓氏起而
振之。柳李之徒。踔厲奮迅。發揮古文。自是厥後。歐蘇曾王。

不可岐。不外
於道之二語。
一篇大主腦

罵得切中時弊。

前後輩出。文章體裁。整然大備矣。學者奉焉。操觚應題。唯意之所向。足以成篇。而科舉進取之途。莫捷於是。然文章與學問岐而為二。之弊生焉。蓋選文之士。擇韓柳諸家可法者。勾其章句。乙其段落。何處照應。何處頓挫。毫割鏤析。審示法度。猶匠人取規矩。以臨場。雖庸工亦可以辨方圓。曲直也。然而唯法是講。不復力讀書。甚則未窺唐宋大家門戶。僅就明清間一二易學者。慕其形貌。擬其口吻。以飾淺近之說。傲然自言。吾能古文。吁。何其無忌憚也。僕意學古文。當如造宮室。韓柳歐蘇。授規矩之大匠也。六經子史。良材之府也。法固不可不由焉。而不知鳩材擇之。漫然試場。雖工輸魯。般吾知其不能也。學者宜先精究經史。博涉群籍。腹笥富贍。氣識渾厚。而後作為文章。則若大匠擇材。

甚則一段。今世文人。讀此。能不泚額報面。

其為棟梁。為楹柱。為櫨楣。為檐支。榮翼細大從宜。不差繩墨。以成輪奐之美。且鞏固不隳矣。僕謏劣不能為文。但略知學問文章無二途。且六經子史皆文章。而韓歐諸賢之文固不外於道也矣。故竊有此說。書以質吾兄。吾兄以為何如。

○與友人論詩書

自文以氣為主。論詩來。所謂感動人者最深。

頃者與足下會於某生許。論文當以氣為主。次及于詩。僕又有所云云。而草率未盡也。今為足下畢其辭。可乎。夫文以氣為主。詩何獨不然。凡吟詠。感動人者。亦氣為之主也。若使氣不為之主。則其言詞雖華且壯矣。而非土偶之蒙金。即優孟之衣冠。謂之形似則可也。安足以動人邪。自漢魏以下。至近代諸家。其詩苟足動人者。皆有所得於氣也。

較量有分寸。

而其最得於氣者莫如李杜韓蘇四子宜乎其嗣響於騷雅而後世不得不奉為渠寶焉然所謂氣云者非一時襲而取之固立於言語文字之外而發於言語文字之間也李氣高逸故其詞縱恣不羈可以驚人杜氣沈鬱故其詞感愴悲涼可以泣人韓氣雄直故其詞峻拔奇矯蘇氣豪放故其詞瀏利痛快皆其氣之流露於不及覺者如此吾邦之於聲詩如中世尊奉白氏之風固不足道距今二三百年來文運漸旺護國諸家之唱明詩六如寬齋之唱宋詩皆才學絕倫風靡一時不可謂不盛矣而觀其所為倚聲調事塗飾均之形似而止及近時山陽星巖二子出變之以清初名家之風雖未能到全脫落皮毛之域要皆機杼在手組織成文一則風神高華一則骨格老蒼有不可

詩之與文固有待於氣世之作者不多知之今夢處大論呼醒甚確甚透而有闢鎖有聯絡章法整然亦是夢處近稿中之傑作

徒以形似言之者無他亦其得於氣故也蘇子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畫且然況於詩乎作者其可知所以自處矣雖然文之以氣為主古人已言之詩之以氣為主古人未言之而僕獨言之僕獨言之而所以特為足下詳陳之者抑又有說焉僕聞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嘗觀足下之詩清而不浮堅而不剝至詠古諸篇寄託幽深往往有不可言之隱因竊念苟使足下無所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豈能若是然則僕不與足下言之而與誰言之邪足下以為何如若以僕所言為謬則其幸勿惜一二見教

○與堀江一治論耶蘇教法書

某再拜白堀江兄足下前日相見足下於佐藤益民家談及耶蘇教法僕未知教法之為何物然嘗讀新舊約書略

五洲之廣。未
有徒設之教。
法然徒信之。
者。洵不免耳。
食之徒。

闕耶蘇設教之本意。欲爲足下一陳所見。時坐有他客。不
能盡所懷。今敢陳固陋。世之排教法者曰。耶蘇之說。妄誕
無稽。藉上帝之靈。以誣天理。假兼愛之言。以市仁聞。其害
世道人心。極多。火其書。戮其人。然後可以維持綱常。彝倫。
於千載之下也。其奉之者曰。耶蘇代天宣道。替人贖罪。宜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天地鬼神也。夫排教法
者。知耶蘇之說。亂天下其見固卓。而未知其言有所爲而
發。而奉之者。徒尊信其說。沈溺不返。是二者皆未究耶蘇
設教之本意也。吾嘗徵之西國史籍。昔時歐洲風氣未開。
民俗犷悍。專事殺戮。君臣相仇。骨肉相食。視人命如草管。
而拜日月水火木石塑像。以爲神。耶蘇生於此時。思有以
化犷悍殘忍之俗。以爲仁義。不足以服之。道德不足以化

此段尤透。

之。禮義忠信不足。以結之。唯敬天事神之說。可以悚動而
誘導之。於是設爲之說曰。人之禍福死生。皆歸上帝主宰。
信之者。生天堂。不信者。墮地獄。蒙昧無智之民。聞之。始而
駭中。而疑終。而信。而其徒率皆言行脩潔。持戒謹嚴。宣教
四方。時爲凶人所戕害。誓天不貳視死如歸。衆見其信道
之篤。志操之堅。不少屈撓。欽慕景嚮。歲月之久。浸漬薰深。
犷悍殘忍之俗。日戛月革。遂至教會之權。與政府抗衡。歐
洲各邦。致今日之盛者。實源于此。然則耶蘇之有切於天
下後世。謂之歐洲之孔孟。亦何不可。夫耶蘇設教之本意。
如此。其說救天下之溺。又如此。然而其言附會捏造。不一
而足。非如吾孔孟之言。平易直達。人人易曉。易明者之比。
是。以其終分教派黨爭。構兵所謂十字軍。及新舊黨之爭。

平正暢達。自王陽明論佛上書脫化來。

各亘百餘年。剥骨流血。生民塗炭。兵禍之烈。曠古所無。是蘇子所謂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此者也。嗚呼。耶穌以敬天事神之說。導民於善。而其流之弊。至此者。妄誕無稽之說。有以逮之也。今議者不此之察。妄容是非。於其間。淺乎其窺耶穌也。足下師事魯國教師尼古來。服膺其教有年。果以僕之言為可採。則質之尼古來。適賜大教。幸甚。不宜。

○擬韓休上玄宗皇帝諫蹴鞠書

臣聞陛下好為蹴鞠之戲。私竊訝之。雖萬機多暇。亦宜親近文臣。優游翰墨。不然。博奕揮絃。猶不致重傷。盛德豈有降天子之尊。而為市井之嬉者哉。其狎褻亦已甚矣。緣陛下舊在臨淄藩邸。以豪俠播聞。熟處難忘。時為技藝。然為王則可。為天子則不可也。況此戲鄙猥多。狹斜倡優所為。起足聳肩。迴身旋舞。使力動氣虧。損不小。縱不顧有累觀瞻。獨不惜玉體勞頓乎。稍失觸傷。追悔何及。魏文帝作典論。擊劍舞戟。自矜妙技。不知此武夫之為。非萬眾所宜行也。縱使萬無一損。亦非所以宜臣民傳後世。願陛下留意。臣言抹善。閑邪幸甚。

蒼勁撲直。文氣絕類西漢。然下筆犀利。處仍是紫舟本色。

○擬張翰與周小史書

寤想為勞。疑離疑合。擬當而不言。不覺心而欲寫也。足下天艷人。素乍可歎商。形容都絕。室北有小牕。視之簾屏間。設位置如畫。至今思之以為夢境。豈知皆真耶。情深一往。已都。不知造物何苦。設此令人愁絕。足下或知之也。

○與黃九烟論畫書

情艷間事。寫得雅絕。晉人妙筆。

罵得痛快

僕性喜畫而最惡庸俗印板之畫彼前林後山左亭右橋濃淡相配疎密適均者皆所謂印板耳此何用幅幅着筆但須鏤板數片如除夕挑符殺青染色懸市發賣足矣僕所取之畫則必有別情別趣生氣飛動相其峰嶺林壑俱另是一番境界迥出意表令觀者神情軒豁恨不將身跳入其中昔人所云能移我情又云引人着勝地者乃為畫中三昧然此種筆意絕不多見近曰惟吾鄉吳岱觀查二瞻庶幾超俗真可人之意兄翁以為然否晤時幸為多索之

尺牘

尺牘即簡也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皆簡略之稱也

○答西村雪

炎溽切逼人昨來殊覺不堪伏惟臺下福履清適僕固當奉候時況疎懶貽阻不意貴介之至有仁風玉塊之賜便須驅祝融之炎威涼煩熱之中腸矣勝感戴謝謝不罄

○與堀內正國

觀梅之約陰晴未卜若稍霽來一為見邀否即小雨沾濕亦何妨謝屐如西村氏偶以事絆見辭可謂遺憾也山路咫尺一往而反腹猶果然所要但一時遊賞何勞厨帳僕近為感冒太怯晚氣幸請午而往未而還叩注俟命

手簡句錄可入歐蘇手簡中

雅健間淡如其為人

此一篇招隱之文而結句尚以隱士期之蓋夕田負氣而隱者邪

○與千原夕田

一別猶昨。勿勿既十年矣。當時足下意氣甚雄。卜居於城山。擬魏子翠微。懸劍於壁頭。欲聽其龍鳴焉。今也天下大定。非復入山聽劍之日。願戴筆速遊都門。應增一層文氣也。今弟歸。因候。

○與侗翁

被惠湖山近稿。審讀數回。總而評之。格律謹嚴。意思沈着。真可謂老成矣。使人踈然感服之。不暇殊覺。吾舊雨增一番光景。乃欲不腆以奉謝。適思茶事酒趣。詩於彭澤。玉川外更開一蹊路。風流可喜。薄致此二物。厨下叱留先生云。酒趣在獨飲。若夫晚際獨酌。獨吟。醉後烹以解渴。或足資一耍雅興。幸甚。

真半之語。風流有餘。

○與五岳上人

撫古竹。掬寒流。悠然日與翰墨親。上人之境。使人神往焉。僕托生於紅塵。事事可笑。獨宿好未除。靜夜繡卷。則津津有味。不復知身之在塵間也。豐山多白雲。安得為吾贈一片乎。

未敗以繡案。應前極敏極巧。

○與長橋節義

回祿之變。在北堀江。謂地方可疑。辱勞使問。深感高誼。年光殊逼。寒威日凜冽。名候清穆。可以賀也。魏造氏文明史。鈔祿望暫賜。還近得閑。又鈔譯數件。因欲併載其末。後須再呈覽。乾鯨極不佳。聊具左右。希莞存之。不贅。

一往情深。自然感人。

○答林戒三

久缺通問。不覺遂有半歲之別。人生歲月如流。良可慨歎。

情致悽愴結
極幽秀

吐露肝膽淒
然動人不減
然市悲歌

客冬歸自平野。道經今宮村。因舟行匆匆。致未一候。為悵。
到京。輒為病魔所苦。佳山勝友。俱付之夢想。幾有空寓吳
門之歎。翰教忽至。感恩且。不盡況。感知己也。耶。因敢以書。
復若夫。東召之花。澤江之月。病脚未及。無以由報。

○與王靜觀

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偶男子。大吐肝
膽。痛哭一場。足了事矣。

○與張不偏

入秋反盛暑。幾無避處。及兄至。談議風生。渾灑雲起。恍引
我水簾濠上也。暑氣全消。然則遇兄。冬之日。又當春滿坐
矣。

○與友人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
讀書耳。

○與友人

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也。但為人
具佳釀。不為人嚴觴政。

○與友人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殺人
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與友人

人品文章。着一點柔媚。不得一柔。則立朝無膽力。處世無
骨力。讀書無眼力。作文無腕力。如行墟墓中。了無生氣。如
游女國中。了無丈夫氣。文章安得而不陋。人品安得而不

此醉鄉善法
也。吾欲約法
三章。只在三
雅伯仲季之
間也。

車

○與友人

昨過足下亦以間居無聊欲一縱談天下之事以豁壯懷若如尊指云云則非僕所願聞也士各有志若強之以所不樂雖高軒華冕甚於拘攣況區區俗計耶富貴甚欣而質性難化足下所言皆故事非今事亦皆他人事非吾輩事也古來英雄人每欲用奇自豪不則寧甘頽唐自廢豈肯向塵顏俗狀中求生活計耶僕雖非其人竊有志於此世未有馬文尚事家產而揚越公可使就腐生業也

○與某

斥鷃之笑。到處皆然。以天地九萬之姿而屑屑與較。

語曰鷃鳥累百不如一鶚言冲霄之舉耳若夫鷃也羽鍛毛弊盤竄林莽卽一鷓鴣噪而啄之矣里閑卑俗本無知

識成敗論人宜其嘲笑兄但儲養羽毛此不足較也

○答友人

亦論枋之見哉唯深吾六月之息可也

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沈如此而已

○答友人

高士可爲而不可爲然僕非高士也常受高士之累於陵子有祿萬鍾而不食而食井上之李僕則拙於謀生耳固不敢務虛名而受實禍也

○示兒

酒裏作文枕上看書此是熟境席上賦詩山頭走馬此是險事吾幻平得失之處告兒知之

○示兒

非有定議定力未易語此

寸幅中實具
聖賢絕大學
問

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
受之愬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與某生辭觀劇

昨賜華棧云將以某日同某某觀劇首列賤名蓋以僕素
好戲也厚意感荷而僕頃讀清人雜纂新續者中有題曰
好笑其一看戲老婆子落淚其二瞎子相打其三口吃人
發怒其四其五皆此類僕不覺失笑夫看戲老婆子落淚
與瞎子相打口吃人發怒同科況白頭老翁落淚乎況大
丈夫兒落淚乎其為好笑何如也僕思之自愧觀戲之念
頃消如某日之約幸除賤名可也然人各有癖嗜亦何相
咎非以此相諷聊自懺耳呵呵

○與友人索酒

以僕之好飲而無酒足下不飲而多酒則不如轉以贈僕
足下免吐悶之苦僕得軟飽之趣是為兩樂不然足下醉
而僕醒成兩苦矣高明必不以彼易此

○向隣家索菊

向人索花于己為韻事于人為不韻甚矣然不向吾翁索
花于己生不韻于吾翁亦非樂事也聞今歲藝菊獨繁主

人旦夕飽看頗有倦色且乞者不自某始敢循例奉巧數
本點綴荒籬知白衣送被時必不能忘舊主人也

○復

承索菊花但白者已闌珊惟黃者尚可耐數日賞便可若
盛伴携去并帶花盆一二具求又好放來年債也若欲瓶
玩更折數枝納上

語意快豁

有倩致

勸春遊

昨偶二三同人來告吾曰長樂花頂櫻旣半謝嗟峨嵐峽花向盛開貴賤爲群請共往賞之乃約明日而去苟君亦有意乞侵曉貴臨布幕行厨等吾當具備以敬待卽賜回示

贈筆墨

昨某寄我書曰令姪數月來孳孳學業殆至廢寢食僕讀至此喜而不寐乃走小价贈筆八枝墨三笏于足下褒獎之足下其笑存焉更加勉勵僕歡益甚不宣

復

僕天資愚魯徒消光華近悔悟乃誓心敢期是後拋身命以讀書學藝是以如此而此是人之常事曷足爲多今乃

連壁

賀致仕

辱賜書及文具猥承溫譽何堪愧忤謝謝拜復

熱中社外不知有幾人

傳曰功名遂身退天之功也讀書人誰不知此邪而彼不能急流勇退以全其身無他熱中富貴故也聞君今超然高蹈何其悟覺之早也不敢顧不腆之儀乃以細鱗數十尾入光矚幸勿擯斥乃感其餘不日晉接將欲語積歲幽思耳

復

久在顯職雖頗經綸國事而大馬旣衰則所謂麒麟老不如騶者也豈可叨費廩粟哉延間請骸骨長休里舍曷足言乎今過蒙濫稱辱盛貺增愧增愧又懼卻之不恭敢領謹謝

○與友人賀其双親七十壽

久矣。闕邈乃非足下之疎而不候之疎也。忽得芳信，諭示諄切，讀之愧報。就知文履安吉，堪慰下情。承今歲令嚴，令慈俱紀七十，實世間所希，而堂上之盛事也。況膝下之樂，有如足下，班衣承歡，彩筆稱壽，一時社友皆以詞章來集，以成賀筵，非足下平昔雅摯，以文會友，焉得有是。即雙親之喜可知也。更冀葛仙之丹井無竭，而王母之蟠桃行榮也。不候今際，此嘉會雖不能倍其筵末，聊裁蕪詞一篇，以祝天保之慶，併呈某物左右，希賜炤納，不既。

清福飽福。

題跋書○跋

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引，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其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大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誡，各有所為，而專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不同。學者熟玩所列之數篇，亦庶乎得之矣。

○題頽山陽枯木竹石圖

書畫鑑定之法盡于此

筆意流暢令
蘇公見之時
歎

枯木三株。槎牙矗立。頑石一塊。峙乎其根。細竹香蘭。錯出其間。上題七言絕句一首。其書遒勁沈着。風致可掬。是為山陽賴翁。枯木竹石圖。藏之者常陸中村生也。夫書畫質與不質。在氣韻。乏與不乏。而形象之功。拙則不與焉。今如此幅。神米奕奕。翁卓犖高邁之氣。流溢乎楮墨間。世之庸手。欲質作而斷不能者也。生其什襲藏可也。

○題南嶺後赤壁圖

謂之蘭亭耶。有月矣。謂之楓橋耶。有鶴矣。有月有鶴。有風流髯太守。山欲鳴而谷欲應。斷岸千尺。生于咫尺。不是後赤壁圖乎。夫畫精矣。然畫史之所徵者。太守之賦也。徵于其賦。而不睹其遊。無乃妄意為之乎。白觀彼鶴耶。其翼可以行萬里矣。其壽可以保千年矣。於千百年前。戛然掠太守舟。於千年後。不擇萬里之遠。而翩躚橫我屋者。唯有鶴存焉。雖然。鶴之為數。極多矣。縱使其鶴存。孰辨其為太守之鶴也。鶴而不可辨。何以徵太守之游也。余熟視於此畫者。久之。有知其所。以徵焉。嗚呼。地殊人沒。物換星移。亘古今極遠近。而不變者。月也。照赤壁。照太守者。即照吾地。照吾顏之月也。其可徵者。莫過于月也。故畫史必徵于月。而書之月。亦有光於此畫矣。世若不信之。則舉此畫與此文。以問之天上之月。

○題負米圖

室無儲兮。甑無炊。甑無炊兮。我心傷悲。我心傷悲兮。我餓亦可。我親饑兮。何用鞠我仰天出門。將何之。百里負米歸作糜。歸作糜兮。勝甘旨。後祿雖豐。親已矣。

才思可掬

末句感愴無極

○題司馬溫公擊甕圖

公之爭新法，痛擊不遺餘力。公之改弊政，如救焚拯溺，人皆疑其不類平生。余謂：「天下一甕之廣也，億兆一兒之多也。熙寧之爭，元祐之政，一擊一拯之大者也。當兒之未溺，嬉戲樂群，藹然之狀可掬；及兒之既溺，振袂攘臂，悍然當之，此其天性也。然則公之仁勇，既於卬角之日見之，何必待登台鼎，秉鈞軸而後知之耶？」

嚴毅而廣大。

○題群盲評器圖

雲外熟字洋文，而其言尚如是也。之僅記英字，操佛音，概倣然自居者，可以羞焉。

周鼎殷盤，磊落滿前。盲者六七人，手摸之，口品之。而其於真贋，似有終不能分者。余攻洋籍有年，乃雖一二執其理趣而論辨，率皆按死象之骨，以想其生者。況地隔萬里，人異言語，耳目之所未聞見，安知其不為郢書燕說？今及觀

此圖，則知爛々具眼者亦與。雖然，不辨五色之群盲，無異

○題輕氣毬圖

無術而入焉。溝渠之淺，亦溺有術而溺焉。江海之深，不沒今夫水者，地下之空氣也。氣者，地上之積水也。人能沈浮，地下之空氣而不能昇降，地上之積水者何也？無其術也。輓近泰西人有見乎此，乃創製一器械，狀若圓籠，內設機關，使可開閉，以蓄洩空氣，乘之則能冲霄戾天，名曰輕氣毬。云此圖即是也。嗚呼，術亦巧矣。夫苟有其術，則一覆手間尚能衝突雲雨，驅使風雷，把捉撫摩，日月星辰，浩乎翱翔于氤氳磅礴中，如此矣。然則人之在兩間，蓋無不可得而為者矣。且夫天下一大氣毬也，治亂其昇降也，氣毬有術可以昇焉，天下有術可以治焉。顧自古當路無術者，一

謂奇極而正者也。

際天步之艱難。動輒舉經緯燮調之任。推諉弗顧。每曰。天下不可復為。夫不可為之事。尚為之。若彼。今可為而不肯為。是視天下。不若一氣毬。後之秉軸持衡者。庶其有鑒乎斯圖。

○又

此上文別自一機軸。

將驅役水火矣。於是乎有瀛車。瀛船。將鞭笞雷霆矣。於是乎有電信之線。將駕御風雲矣。於是乎有輕氣之毬。焉。夫驅役水火。鞭笞雷霆。駕御風雲。非神仙則所難能。而今之人。容易驅役之。容易鞭笞之。容易駕御之。其變幻奇巧。若神仙。然無他。特人智之發明。令之然焉耳。故泰西智巧之士。有視蜘蛛度絲。以架橋梁者。焉。有觀湯氣掀騰。鑄蓋以創瀛船者。焉。皆神智發明。所致。吾故以謂古所謂神仙者。皆聰明智巧之士耳。豈別有神仙云者邪。故一發明其智巧。則水火也。雷霆也。風雲也。皆可以駕御。而鞭笞也。又何怪於區區一輕氣毬也哉。觀此圖者。亦可以見人間智巧無窮也。

不特行文絕妙。其眼亦極高矣。

○題四君子畫帖

可摧而不可屈者。竹之操也。可愛而不可狎者。蘭之色也。梅則冷瘦自甘。菊則清逸獨娛。此豈非花卉之君子邪。是帖寫蘭竹菊梅。一水墨。開妍姿。競風操。而行筆之妙。瀟灑脫俗。淡韻饒致。真文房之珍也。痴雲山人。性寡欲。嗜書畫。君子之人。不愧藏其帖矣。乃為一言。庚辰五月。幾望。此日。膽瓶芍藥始開。

○題方正學擲筆圖

奇氣橫逸文
尚氣余於此
篇亦云

深慮論數十百言。非不剴切也。而不能防靖難之師。于未發何也。及燕王篡立。強公草詔。公大書。燕賊篡位四字。擲筆階下。慟哭氣節凜然。千載如生。嗚呼。僅僅四字。載道有餘。文尚氣。不必要多言也矣。

○題明宣宗魚藻圖卷

春魚秋鷹。一
發一貶。妙甚。

帝王善畫。宋有徽宗。明有宣宗。而此卷為宣宗所筆。藻茂魚樂。春意鵲然。與夫徽宗畫鷹寫秋風。肅殺景象者。趣異而工同矣。然秋風肅殺。彼有鑒與北狩。汴京荒墟之兆。春意鵲然。此見大業守成。上下恬熙之狀。畫雖小技。所係頗大。余寧舍彼而取此。

○題鐵寒士畫

鐵寒士之畫。筆力流動。時見沈鬱之氣。畫名藉甚京師。寒

俯仰感慨能
動讀者。

士曾遊我鄉。淹留數旬。予時未成童。日造其寓。見其揮毫聽其談論。寒士謂予曰。阿元。宜務讀書。勿為書畫風流之人。蓋疑予志畫也。亡幾寒士死。事于和州。義名赫赫。豈惟畫名而已哉。頃者偶往。遙觀此畫。憶當時寒士手舉竹盃。言笑啞啞。醉墨淋漓之狀。宛然在目。而深愧予碌碌負其言。併書今昔之感。

○題鄭所南露根蘭圖

一氣呵成。未
以趙顥反視
取笑。自是文
家手段。

彼蒼者天。天不可階。而升有地焉。皆為奇渥溫氏之有矣。何地容吾身。吾身即趙氏遺民。安忍屈膝。醜類着足。穢土哉。是所南之所以作露根蘭也。夫所南宋季一布衣。而其節操之卓如此。余嘗藏趙孟頫一墨帖。及得此圖。怒而投之。呼賊者三。

時字字眼全篇自此生

輕々著筆而其書美處自見

○跋長三洲書帖

明治之初三洲長君自奧越歸時則其所作之書字字有山嶽峰巒之勢既而入侍鳳臺氣骨深穩筆墨間更見瑞雲祥烟纏繞蓋時異筆隨變也此書長君最用意者其書之之時異其所為書之人亦異而其書體又皆異故凡其書之變皆可見而其嘗所經歷之時與事亦可以見焉嗟乎自余之始與君相識已十餘年觀時事變遷亦多矣今對此帖不堪今昔之感也

○跋香村詠花詩卷

一日訪香村書屋主人引余於花下而飲又出其詠花詩一卷而示之主客共醉主人指花曰枝多花蕃如承如結風吹動有起有轉是花之詩也余指詩卷曰篇篇皆枝

字々香句句々

句句皆花淡紅濃白悅人之心目有如招欲語之趣是詩之花也二人相對而笑蓋花有詩不能自哦詩有花不能自發唯工詩者為能發其花哦其詩如主人者是已世之逐韻填詞以構思於花之外者余恐其詩之無花也

○發墨帖自跋

貯百千怪事於胸中不得已而以發墨出之猶隱然難平也然焉知非即作字妙法世固有無事而作者矣即一事可知也

○書楠公書牘後

是亦胸中氣沸々從十指間出去者歟徒排列字形於紙上者何與足語

嗚呼楠公之忠節如嚴霜烈日孰以疑之古人有云書心畫也心之所存書以畫形而君子小人見焉此斷爛尺牘又非有虞褚顏柳腕筆矯健服人者也而某生獲此札珍

簡勁而鎮重。

襲之拱壁不啻抑何也。於戲豹死留皮。是雖其一班炳蔚之美。可想也哉。

○書義人錄後

有情實可善。而其跡不可宥者。蓋不可宥者在法。有司執焉。可善者在志。君子哀焉。哀焉者。不可以爲定訓。而執焉者。萬世不可易。令其可易。則奚以執爲。令其可訓。則奚以哀爲。嗚呼。道豈有並行不悖者歟。余嘗哀赤穗諸士。焦思勞身。精忠感人。志已遂。而天討從之也。夫民彝之不可廢。既如彼。而天討之不可逃。又如此。道果有並行不悖者也。雖然。向使諸士優游不斷。覲顏以終身。則雖免天討。民彝其不殆於滅乎。偶閱義人錄。因書其後。

○書靜女緒環歌後

中古宮嬪以才色聞者。聯翩輩出。衆美相映。然治容之誨。微詞之誘。覲然行之。不爲醜。公卿以下。馳花鳥使。通殷勤。鑽空隙。唯恐不當。於是槐棘之地。化爲花柳之巷。欲求一貞靜女。於其間。不可得也。誰知閭里之選。有名實相稱。如靜女者耶。方源大將軍之得志下。乃王公卿相。孰不仰其鼻息。以爲悲歡者。獨靜女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持虎鬚。不爲少屈。歌詞戀戀。言故夫。不置。源大將軍轉乾旋坤之威。竟不能加焉。於戲靜女。不獨貞靜之德可稱。其義且烈。雖鬚眉男子。比之有愧色。況當時諸姬乎。然諸姬之歌。家有集朝。有選彤管之貽。芍藥之譜。爲世艷稱。而靜女之歌。不得預於其間。豈非其爲妓流之故歟。雖然。諸姬嬪而妓。靜女妓而嬪。假使靜女齒列於諸姬之間。靜女其耻之。

中古王朝風言盡無遺。

老成之論。文亦奇而正。

世又有，一種人頗讀洋書，辨英音，講佛語，而尚且不免于三病者，此將以何法治之耶。

○書漫遊記程

有眼不能讀其書，瞽也。有耳不能辨其音，聾也。雖有口舌不能達其意，與暗何擇焉。吾曾遊歐洲殆周年矣，竊著書以記其所見，而其為言也大率出於揣摩臆測，未能中肯綮，無他，所謂三病叢乎吾身也。櫻洲中井君遊歐洲也，其舌辨也，其耳聰也，而其眼炯然明也，故英海米山所遇處，皆有諷咏紀述，鑿鑿乎能悉其實際，若夫隱匿潛妖，他人所不及知者，亦猶鏡照而犀燭，何其明且詳也。嗚呼，吾老矣，不能隨君復為海外遊，及觀其書，慨然者久之。

○書菱湖老人書後

近世學書者，皆云傳菱翁之衣鉢也。菱翁之書洵美矣，而學之者，唯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韻，是以其所書春蚓秋蛇，委靡乏氣，骨而觀者不尤，學者之失其法，反毀菱翁之書者，予不知其何心也。抑予聾之翁為人豪邁，辭藻亦卓然，已為當時名流之所推，其善書固出文學之緒餘，而學者徒求諸筆法，不察乎其學與德，其不得神韻，不亦宜乎。

○讀屈原賈生列傳

予將發新尚與絳灌之墓，灰其骨，賜之湘流，大招屈原賈生之魂，而合祭之，痛哭三日，夜以暢吾懷，庶幾足以慰二子於冥冥耶。然屈原不放，豈有離騷，賈生不謫，豈有鵬賦，而能使千秋之下，哭之不止耶。予又將為二子，絲繡新尚而金鑄絳灌也。

○讀弘化日記

余閱德川氏之史，洪歎掩卷者久之。弘化三年春有均會

菱翁門下。項門一針。

驚然起出，有共工獨不周山之勢，忽爾女媧出現，天柱修地維全，真榔擒造化之靈乎。可駭。

僅僅百餘言
看破二百五
十年來將家
末運何等筆
力

叙寒玉篇甚
短記詩夜光
景却長假此
影彼極小品
能事

聖人多先私
而後公必修
齊而後可及

平治竟典必
轉陸九族而
後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

此篇初知孤
鶯啼於雨杜
鵲叫乎雲至
末一轉秋風
蕭瑟萬蟲放
聲無限悲涼
無限感慨

價之令當此時文恬武熙以奢侈相尚宛轉之舌斑斕之羽動有登千百金者而士之抱奇才負異能者或枯槁乎山林或號泣於飢寒曾不抵半錢宜哉禍機一發燕雀之巢其屋也嗚呼區區羽翎亦可以卜天下盛衰矣

○讀寒玉音後編

詩曰綠竹猗猗有斐君子此書摘錄古今之詩斐然成章亦名家切磋之餘事耳臘月之晦月最高之夕晴雪滿窓四簷氷柱漂乎風嘯閉戶讀之朗誦之聲與寒風綠竹之聲相和覺憂然有音

○讀府縣會議錄

府縣會議之法始於今歲是制之建人人皆謂政出于民其於地方情弊固宜莫不悉坐而言起而行必大有可觀焉

今觀議事錄所載吾未知其果勝出于吏者乎也然為議員者已由民薦民薦而不當民自任之其或害于事民亦自受之無怨上之心而有補過之益況官亦操取裁之權不使之至有大害故議會者設法至巧者也民不可使知之聖人以私濟公而國大治與民為政霸者以公濟私而國亦治議會者其霸者之道乎

○讀情史

余多情也一見薄命佳人直欲哭之夫天生佳人甚膏之乃宜蘭麝薰之金屋貯之奈何使之墮於月感於花彈香淚而飲嬌靨嗚呼千古佳人孰其不然天果有情耶天果無情耶或曰普天下佳人悉配諸普天下才子佳人之心始可慰也嗚呼焉知才子之可哭更有甚於佳入者

余讀此篇始知讀文之妙而亦悟讀文之難矣

○讀美人譜

有以情勝者有以才勝者有以態度勝者余讀此書而後悟讀文之妙矣今夫情尚於深才尚於雋態度尚於閑雅試以清儒凝之候雪苑以情袁簡齋以才方望溪汪堯峰以態度然而秋波春山足以動人者特在靈犀一點若夫徒曰美曰艷而已則皮相評色我讀此書而後悟讀文之難矣

辯

辯者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刀蓋執其言行之是非真偽而以大義斷之也其原實出於孟莊而至唐韓柳乃始作焉要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及復曲折之詞發之也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辯某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論語辯

四子書若大學中庸孟子三書皆成一家之言其為曾子子思與孟子三子所選無疑矣至論語二十篇雜記孔子與孔子弟子之言必以撰自何人為據耶儒者多稱為孔子弟子所記然弟子不一其人其出手成書者果屬誰氏也唐柳宗元以為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此說近是

未後許

辭折極確不特歷例宋儒柳宗諸公併數千年來讀此書者俱有愧色矣

然予猶疑之六經為天地萬古不易之書然尚書易堯舜來已有成書詩為採集之辭春秋為魯史記樂經雖亡大約與禮記相近俱為當時成言孔子與為刪定已耳非孔子自著之書也吾以為孔子自著之書獨論語一書聖人之言因為後世諸子所莫及即篇首所記孔子有子之言已有聖賢精粗之不同矣且夫人假聖人之言而成書者矣未有衆人而能為聖人之言者也如柳子之言是衆人能為聖人之言也烏可據也或曰孔子言之門弟子從而記之記之云者為直書其辭耶抑潤色之謂也春秋成游夏不能贊一辭而謂孔子精微之言門人能潤色之乎然則當以何為據曰以孔子為據蓋孔子先有成書而孔子弟子與子思之徒復附益之如家語孔叢子之流其書之

先成者則必歸之孔子也

○子有亂臣十人辯

魯論記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註云亂治也亂可作治解則治亦作亂解得乎且武王何不曰治臣而曰亂臣乃俟後人解正耶然則武王自稱亂臣乎予曰此武王之所以為武王也蓋武王之為是言者亦如湯當日以慚德自罪之意也湯以放桀為慚德武王亦以伐紂為亂臣而託言十人者隱言己為亂臣之首也云爾其所以慮後世以為口實者實與湯有同心也湯武之得成其為湯武者以此豈如後世篡弑奸雄而文以受禪之美名者耶然則武王罪可逭乎曰以臣弑君罪烏可逭故孔子特揭出之以為後世戒且稱不取天下之文王為至德則取天下之武王

奇論數人

雄論千載不

爲亂臣可知此孔子立言之旨也若治字之解朱孺子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

○王霸辯

譬論尤效

古無霸之名自周天子失其政諸侯不朝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諸侯迭起而匡正之故孔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以其能率諸侯而尊天子也譬如一家然父年已老諸子紛爭莫能就理長子起而統之故稱長子曰伯霸猶伯也其義取於長非取於仁不仁也孟子始分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何哉且夫王霸者天子諸侯爵位尊卑之通號也雖假仁與行仁不同然此湯武桓文之人之異非天子諸侯爵位尊卑之號之異也假使當日桓文秉周之微弱一旦起而更姓改物

王霸之辯李卓吾裁書亦已論及但未若此篇透快乃爾後賢取於論語是非透明膽識兼該自蘇長公以後具如此才者未易多見

雖尊之爲王不魏也猶抑而稱之曰霸可乎亦幸而湯武已爲天子也假不幸猶然候服如桓文之時之爲雖降之爲霸無辭也猶隆而稱之曰王可乎即不然不幸暴虐如秦呂政之所爲滅諸侯而一天下雖儼然稱皇帝後世史官未嘗筆削之也猶得抑而稱之曰王曰霸可乎既無王霸之可稱又安有王霸之可分也哉雖然孟子論王霸之常則然耳若後世王霸之變則亦未及知之也此孔子所以稱千古大聖也

○嫁娶辯

胡文定公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敬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從來家之娶婦猶國之用人惟賢是求不聞以

此一段認理解情之言

世類拘牽野版築固多偉人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且握髮吐哺走迎國士未聞以富而驕亦未聞以貴而慢如曰必須不若吾家是用人以家不以賢必白屋皆賢哲而世族無象賢寒門皆佳偶而上品無良匹也夫豈其然大抵女子之剛柔半由於習半由於性性命於天非可以家為轉移而習又關於父兄之教不係家之有無如曰必須不若吾家倘遇傲骨性成專以貧賤驕人者又將若之何至嫁女勝吾家可也然亦未可執也如曰必然勢必刻以求之刻以求之則高下難其相當時勢或多變幼咏標梅而待吉士必即無他非所以治室家之願也况夫娥皇女英天子之女也虞舜耕稼陶漁之婿也未聞二女以貴而驕亦不聞有鰥以側陋而諂公冶長縲紲之

結末尤妙

夫也孔子不辱而妻之以子是皆人倫之至可為後世法者洵如胡氏言未免意圖語滯似非通論

○畫辯

通人之言與耳食者自別

此誰人之筆邪或曰文待詔或曰否爭不已嘻皆誤矣聞有度曲者高下皆宜清激可聽非必曠消奏也皆以為悅耳路傍見女子焉美而艷秀外而慧中翩翩然曠一世而無求不必問其西施否也見之者皆已蕩性怡情徘徊焉而不能去蓋曠消之後尚有好音西施之下豈無麗色聲色然書畫亦然

○五十以學易辯

易為術數之書豈不然歟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河圖洛書中宮

許多註釋家
悟其誤解將
流死

皆五數。上下兩旁皆參差配合成十數。則之云者。言則其
五數與十數。以畫八卦而作易也。八卦不外陰陽。陰爻用
六。陽爻用九。五增一數而為六十。減一數而為九。八八六
十四卦。皆以五數十數增減而為言。故曰五十以學易。豈
非以五十之數為全部易經之所從出也哉。雖然五與十
又有辨。天數五。地數五。二五合而為十。則十者五之積也。
非五之外又有十也。天地之數皆生於五。成於十。而極於
百千萬億。然莫不從五算起。今之乘除法。是已。又何獨疑
於易耶。

文

編內所載鈞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
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為四六。其
體不同。其用亦異。而未得其詳。以俟後學者焉。

○祝中學開校文

時勢之開明。可以助文運焉。文運之隆盛。可以贊開明焉。
蓋開明之與文運。不得不相待也。今也我邦聖明御世。群
賢滿朝。使鄉里盡設學校。子弟皆就學。而我阪府學校。創
立以還。雖歲月未至經久。幼童之就學。生徒之學術。彬彬
日月進殆。至於卒小學全科者。數百人之多。於是乎。又不
可不置高等學科也。茲明治十一年二月中學建築竣功。
則卜紀元節後第二日。以舉開校之典。嗚呼。今日之書生。

學徒幸得遭遇開明之盛運焉。苟能入斯校，黽勉不止，則他日立朝經綸大業而奏治効於咸熙，蓋又非難也。可弗勉乎哉。本校監事小川伊典謹祝。

○祭楠公文

普天率土，寔爲王臣。古往今來，果有幾人。噫我楠公，舉族絕忠精，貫日月，義泣鬼神，赫赫威靈，焄蒿永存。天運循環，旌表偉勲。一時姦雄蟲臂鼠肝，僥倖得意，豈不愧君天下後世。特希其賢學公兵法，仰公英魂，灑上之祀，肇擬湊川殉難諸靈，併致崇禋，忠慨義憤，壯淚闌干。倡率羅拜，式陳明薦笙鼓，震地旌旂，翻天尚饗。

○祭落花文

予性愛花，久乃成癖。折花著戒，永矢無斁。其在園林樂事，

昔人論作文，須于上下四傍求之，是文可謂善于求上下四旁者。

賞心忽焉隕落，悽惻難禁。當其初，冀計日而擬，含苞漸吐，以致蓓蕾及夫已開，幽興滿懷，登樓聯句，對月擎杯，憶汝之色如繡，如織，錦綺錯張，光彩的皪，憶汝之香深袂，侵裳芬芳肆達，蜂蝶相望，憶汝之態名妹靜對，窈窕便娟，姿生百媚，憶汝之魂渺渺誰親，心驚鳥踏，影慮魚吞，而今已矣，飄零若是我有片言，汝其記止。纓辭樹頭，毋逐水流，流水無情，徒伴鳬鷗，因風輾轉，毋綴苔蘚，客來三徑，珠履蹂踐，毋網蛛絲，網難脫離，母墜汙池，淫之恐繼，或入宮掖，簷際墮額，從此名粧休稱，籍籍或傍舞觴，故故飛揚，承歡無極，取悅君王，或有少女花容，自負搖落傷情，舒衫輕受，或有才人聚以爲茵，飲酒燕樂，誇示衆賓，側身天壤，惟汝堪賞，一旦舍我，逝將焉往，嗚呼哀哉，招之，不來，攀枝折條，涕泗

讀之，但覺一往情深。

交催徘徊樹下，紅消粉謝，收拾春光，寂如長夜。我香既馨，我酒既清，尚其享汝，鑒此間情。

○戒折花文

供佛遺，猶猶可踏，踰垣不可起。

蓋聞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艱難若此，狼籍何堪。故崔苑立，護風之幡，保李桃于終盛，宋家有抱哭之姬。俾荔枝之獲，全雖顏色無常，究歸寂寞，而芳菲能惜，始號風流。乃有禽目，園林漫加攀折，或托言上供佛坐，或藉口備玩書齋，或未暇賞心，先欲遺諸室婦，或陽為解事，陰示意千奚奴。醉後更肆其顛狂，花朝每遭其凌賤，甚而踏梯上架，乃至俗不可醫，破壁踰垣，動稱偷不為賊，尤可恨者，一樹已去，其半尚謂技披而心不傷，滿樹莫遂其貪，還嫌粉褪而香猶在。此愈呼，則彼愈摘，園丁實告于法，未如何，今日去則明。

憐香惜玉，字字可入，讀一再過，語頗俱芬。

日來主人直不知計，持安出，痛黯淡而魂消，月下果奚為哉。觀飄零而腸斷，天涯良有以也。我輩居恒抱牘學詩，已識草木之名，夙負憐香，把酒願除風雨之妒，天下之美，當為天下惜之。眼前之春，應向眼前留，却彼無知之童穉，固欲昌言，至恃色之嬌，尤宜曲喻。若妄損一枝一葉，便傷伐樹之仁，倘竟符三熟三偷，亦准砍桂之罰。方長弗折，願人人同，有是心，微笑若迎，望處處並存其愛，庶開樽和月，端伯有友堪娛，即閉戶窮居，和靖得妻足伴云爾。

○憎蠅文

蒼蠅物之穢鄙者也。然其性好交足，修飾其頭頸，以自致於廣廈細旃之上，深宮曲欄之間，奇美之物，無有不親，治色淫聲，無有不睚。正人君子，如岳岷永叔之倫，靡不惡而

傍引類列。足使蒼蠅愧死。

小人之度然也。一句道盡。

逐之形諸簡牘而近之不知喜遠之不知怒有蜂冠而無其螫有蜩翼而無其勝有蠅壤之眸而無其芥有莎雞之色而無其闢有謝豹之脚而無其羞有睡蟲之眠而無其刺冬則藏焉如寒蟪之知幾雨則行矣似蠲端之善匿故雖穢而如潔賤而如榮鄙而如寬毀而如譽能吮癰舐痔以取憐于人或規人之有喜而折節拜舞于其前不去聞有冤抑亦投筆以救之郭代公以之為賀賓虞仲翔因之為平客自得志之夫以簞窮巷之子亦復狎與之處雖密門者勿令入卒得入小人之度然也然好鋪啜淫戲不知止瞻前則棄後趨利則忘害見溫煦則親之見冰霜則去之室有明光未能回眸而却步以希小安故強有力之夫利其輕微咬其羶炎至于破顏折翼伐胃屠腸身死人手為蟬蛻笑哉曰好飲者滅容好嬉者危身物雖小可以喻大。

○祭上田元冲先生文

維明治七年九月九日。門生小川伊典。聞我上田先生。計乃設先生之位。于客居澗堂。具清酌庶羞之奠。謹祭先生之靈。噫。我先生。天資英邁。才高識明。經術深邃。下帷京城。業湖洙泗。弟子益進。公卿執贄。不倦不厭。循循以誨。彭彭其徒。稟賦雖異。因其所長。養成德器。夙唱古學。排宋儒說。其於論孟。最多發明。齡已六十。乃釋麟經。垂惠後生。嗟乎先生。經世才力。窮通有命。亦復何感。視彼軒冕。競榮一時。入則玉堂。出則輕肥。汲汲利祿。不能為身。歿名滅草木。共萎。惟是先生。天爵自保。負泰斗望。任以斯道。元元窮年。

樂以忘老，鑄才陶人，斐然成章，身雖亡乎，其德皦皦天下後世。以仰以表，追憶疇昔涕泗雨滴，遙奠一卮，引領西京，夜臺黯黯，豈有途程。神如有知，了此衷情，畏行多露，神須護持，尚饗。

○祭石村信一文

維明治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我友石村信一君之靈。嗚呼！天之生才，不欲使之大成乎？何短命于君子而壽考于小人？苟不欲大成，則寧如始無生也。兄之識見卓絕，體驗近思，假之于歲月，以成其天資，則震動一世，亦未可知也。乃中道而夭，如之何其不悲！追憶疇昔春風之晨，秋月之夕，吟哦唱酬，莫不順適，今也幽明異途，涕泗雨滴，靈如有知，冀聞我悲，嗚呼哀哉。

傳

傳者傳也。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以紀一人之終始，而後世史家卒無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為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

○堀織部傳

傳文正軀

堀織部名利熙，字士續，號有梅，伊豆守利堅之子也。世事幕府，為人剛爽英烈，洞察事機，毅然敢為。自少抱經世之志，登進士第，擢小姓組，尋補徒頭。嘉永癸巳六月，墨利堅來浦賀，織部以目付，參判邊海防禦事。明年峨羅斯來，長崎請理北疆，織部奉命赴蝦夷，蝦夷松前氏所管轄壤地。

其續著者而
後人蒙惠焉

廣大巡撫不至。一縱市僧所為而不顧國計。不能無我
蠶食之患。是歲幕府罷。松前氏管轄。新置箱館府。鎮撫焉。
以織部為箱館奉行。叙從五位下。稱織部正。於是航奔山
走跋涉於鯨區。罷窟之地。至肅慎氏故國。先是蝦西海岸。
山溪險難。道路不通。但夏秋間。航舟以按察其左右。雖有
急警。無奈之何。寬政中。幕府命松平信明等五人掌蝦夷
巡撫事。信明等相議。欲闢山道。而不果。至織部為此職。剪
刈榛荆。以通山道。四時往復。始得其便。痘瘡之行。夷落也。
家家罹禍。死者十八九。甚至一村盡死。織部建議。傳牛痘
種法。蝦人始免痘禍。寬永以來。國無巨艦之設。織部知水
師之不可不講也。乘兩桅船。發箱館港。至品川灣。是為航
海中興。此數者皆功之最著者也。安政戊午。兼外國奉行。

堀氏近世偉
人其死狀可
異。

巡視北陸山陰諸港。明年又兼神奈川奉行。方是時也。外
船事益迫。而海內論者益激烈。幕府居其間。跋胡蹇尾。處
事甚苦。織部職在外交。而所兼任多。然一以實直行事。剛
柔相濟。緩急得宜。足以服內外人矣。未幾。以病暴卒。年僅
四十三矣。或謂織部之在箱館。外船來請。通商織部馳傳
聞于江戶。宰官報自非五國。一切不得許之。遂以此辭。至
還江戶。兼二職。又有外船請通商之事。幕議將許。織部曰。
不許甲而許乙。甚無謂也。固爭之。實其卒前數日云。

○金聖歎先生傳

先生金姓。采名。苦采字。吳縣諸生也。為人個儻高奇。俯視
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時有以
講學聞者。先生輒起而排之。於所居貫華堂。設高坐。召徒。

形容之妙縱
談雄辯猶見
之

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携。自閱秘。不示人。每陞坐。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浮屠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夷八蠻之所記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刺義。坐下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浩歎。不顧也。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後仍歸我。予則爲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斲山曰。此物在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遣之矣。斲山一笑置之。禹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爲歎聖。在

金聖歎先生
爲千古奇人
以奇人而撰
奇詞得此奇
文以傳之斯
無之而不奇
矣篇中稱其
所評諸書爲
有功後學可
稱先生知己

與點則爲聖歎。予其爲點之流。亞殿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萬餘言。其餘評論尚多。並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唱經堂雜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爲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所願最是苦事。不意於無意中得之。先生沒。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菴武進吳見思許庶菴爲最著。至今學者稱焉。

○花長老傳

三綱字如鼎。稱彌平。姓山崎氏。江戶人也。僦居本鄉春樹街。自號春樹道人。自少家貧。事母至孝。身爲補陶。近日行

誅師之獨介
如此世之詩
人有愧於春
樹者多矣

市閭間呼曰補陶補陶每得錢若干以供甘旨莫不曲備而人亦知其為孝子也官召欲賞以金辭曰吾分也何足賞苟吾力之不給我將往請竟不受而去嘗有一婦人美夜奔就焉曰聞子孝於親願為孝子之妻春樹曰我豈足為孝子哉即孝子乎不娶無媒之女峻拒不肯性卓犖不羈又能讀書通古最好誹諧頗有妙旨母沒不復業補陶雖髮稱誹諧師吟咏甚富都人多為弟子者一為弟子則余何知其他哉未嘗請託謀自據曰養母之日補陶營生者為母也今也逝矣餓則餓耳大盃大酌醉則大聲歌嘖勢不可當人比之水滸傳中花和尚因號花長老云

○阿長傳

夫雖不為夫
婦不可不為
為婦阿長其
秋胡之有終
者乎

阿長者丹破小林邑木匠某妻也有二女皆幼嘗江戶大災某思獲土木之利往江戶更娶妻遂往江戶不通音書然阿長守操能養二女為人縫裁幹濯以為活母子裝紮貧窶逼骨庭有一櫻樹謂是吾夫之手植也猶視其夫日培植其樹殆二十年矣樹益茂二女皆嫁既而阿長病沒實元文三年四月也無幾樹亦枯矣人稱之曰操櫻邑人長谷川士常携阿長狀來曰操櫻根株今猶存焉邑人皆恐根朽名亡也請子記之使邑人知所警戒焉

○李節婦傳

節婦姓李字貞靜定海縣人母氏感異夢而生性不加葷此其驗也年及笄許配慈谿葉敬斯未及于歸而敬斯客死揚州家人移柩歸葬節婦聞之遂悉屏鉛華服縞素垂

涕辭父母曰兒不幸遽失所天雖未諧伉儷然已儼然爲
葉家婦矣豈有身爲人婦聞夫柩至而不過門成服者耶
父母婉詞阻之不能得因聽歸葉氏於是苦節堅守者歷
四十有餘年一日無疾而逝時年六十有五卒與敬斯合
葬焉

○糞者某傳

一讀噴飯再
讀飲客

糞者某業糞每入人舍擔糞置船中飲食皆在船上或笑
曰子與糞伍毫不知臭子無臭邪糞者曰予習此久矣若
知臭何能一日爲也且予固不知如何爲臭也或戲以香
焚於船尾糞者愕然曰奇哉何氣息邪得母子所謂臭邪
或愈笑曰子見臭不臭而以香爲臭何倒置若此糞者喟
然曰子言過矣天下固多含垢納汙以身當穢而不自知

幅短而味長
議論從莊列
得來

其臭者子何舍大而譏小邪且糞吾業也吾忘吾臭吾勤
吾業也天下固多朝學夕遺不能與之俱化者子反以吾
爲非邪若言予以香爲臭近於倒置然天下固多是非混
亂美惡焚清而終與人焉一證其誤者子不彼之誚而反
責我邪人皆喪其心吾獨喪其鼻吾得多矣鼓枻而去余
聞之曰異哉某其隱於糞者歟天下固多以身爲糞而反
誚人之不知臭者若糞者之糞在身外也宜不以爲臭也
人之糞離鼻而見糞者之鼻卽糞而忘嗚呼糞者遠矣

○俳優市川白猿傳

稱江戶俳優者必以市川白猿爲巨擘矣白猿性素豪尚
氣義每觀其門下小優演劇詬罵曰劇部雖小技亦不可
以無氣也兒輩迂拙其所爲皆傀儡之屬焉耳宜乎觀者

精鍊老熟。無
隙可投。亦猶
白猿之技。

結構神采。富
一部真劇。

厭棄不顧也。眾唯唯而退。白猿罵詈。日甚一日。皆抱憤怨。謀托事擊殺之。一日眾優潛挾利刃登場演劇。直薄白猿。几劇部演擊刺之故事。悉須沒刃。刃故白猿不知其利。刃機變百出。縱橫當之。眾優無隙可投。辟易而遁。既而劇訖。白猿欣然。令人招小優。眾皆惶懼相誡曰。事已覺。吾輩不知死所也。駢首俯伏。莫敢仰見。白猿大具酒饌。自飲一觥。且囑之曰。卿等今日伎倆。絕類逸群。視諸平日。巧拙天淵。如出別手。因具問其所自焉。皆俛首不答。研詰百方。始首其實。白猿大晒。撫掌曰。不負我所見。不復究其罪。聞者吐舌服其度量恢濶云。

銘

銘者名也。劉勰曰。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矣。考諸夏殷。鼎彝尊自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于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使後人有所取法。是以其後作者。寢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則要其體。不過有二。曰警戒。曰祝頌。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詞。銘則各為類。不並列于此云。

○硯銘

其色如地。其圓如天。玄兮又玄。長生雲烟。

○墨銘

黑且醜。乃是君面。清且芳。乃是君心。

顧念妙理。

管城子本是
虛飾若使有
口將言何貴
我之過臨

○筆銘

其褒善貶惡則為孔子所用時也罔君欺世則為李斯所用時也前者是後者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紙銘

白且滑滑乃所以其走筆也白乃所以其明意也

○鏡銘

從王陽明良
知常照覺語
來炯戒知鏡

昭昭淨鏡明明良知鏡本無一毫私故外物不能遁妍媸良知嘗不自欺故心得其宜常照個淨鏡常覺個良知虛靈不昧復奚疑本來斯物即吾師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藥篋銘

博施濟眾謂仁之方伊篋以韜何有何亡一匕所取敢苟吾功匪材維志庶居厥良

○吹管銘

大其細顯其微汝其勇於為者邪

○蟠桃研銘

蟠桃一顆此是誰有惟東方朔偷之王母化成陶弘忍落君手王母安在朝也骨朽於戲弘乎誰及汝壽

○茶樹杖銘

扶我爾扶爾怪我迂棄我爾辜

○賣茶翁水注銘

汰濁抱清恣其灑落太盈若冲君子所酌

矯矯可喜

酌之不盡

○古梅銘

韻軒前古梅背有痕如爛梧葉大倍之蓋蟲所蠹者戲銘其上銘曰

鐵骨霜姿似傲而媚大醇小疵學之則癡

○錦帶研銘

錦帶研者浪華友生某所藏也初有人獲石于周防之錦帶橋下篆鐫錦帶二字矣用為研佳甚事具諸子記蓋歷數家而歸某氏乃請余銘之

靈石以出錦帶之湄匪河匪洛圖書是資

○時辰表銘

惜陰之說古矣人皆信之此器之來也家家壁

同慨

之人人懷之期以不虛刻其志誠美矣而世未有德如夏禹功如陶侃者何也蓋志之一轉也棄五年所勉強而學他者有矣是虛五年也事之難成也棄十年所經營而圖他者有焉是虛十年也怒之一動也棄數十年之所養而取禍者有焉是虛數十年也如此而以惜陰自許者吾不信也世之棄所熟習而新之圖者滔滔皆是也故銘而戒之

世之謾然玩惕時日者宜三復之

長針報刻短針報肯寸陰必警寔禹所師亦唯忘大輒失厥宜廢功取禍圖新圖奇冀其慎旃莫虛良機

○花塚銘

余性愛瓶花不減連林嘗竊有慨世之蓄花者

愛之至。

痴情却妙。

真不負題。

當其榮盛悅目。珍惜非常。及其衰頹。則舉而棄之。地或轉入。溷渠莫恤焉。不第唐突良亦負心之一端也。余特矯其失。凡前後聚瓶花枯枝。計百有九十三枚。爲一束。擇草堂東偏隙地。穿穴而埋之。銘曰。

汝菊汝梅。汝水仙木樨。蓮房墜粉。海棠垂絲。有榮必落。無盛不衰。骨瘞乎此。其魂氣無不之。其或化爲至文與真詩。

○坐右銘

入孝出弟。家教乃成。本德末財。維俗維貞。民善有則。人惡無恒。勿欺昧昧。必慎明明。顧言於行。務實於名。交人有信。四海弟兄。周而不比。克立其誠。依仁遊藝。邪辟無萌。好中養志。好顏役形。道腴是味。秉心以寧。優哉遊哉。永終吾生。

贊

贊者稱美也。字或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荊軻。其詞雖亡。而後人祖之者。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

○楠公贊

智伐群雄之謀。勇折萬卒之氣。據數仞未宇之城。激四海敵愾之志。終能滅逆焰於旣燎。拯皇統於將墜。偉矣公之有大造於天地也。然是尚有可言者焉。陪臣執國命。僭逆滔天。天特假公手。漏其忿恚。神明森羅。我不敢謂不然。至

潛勁有古韻

莊子傳說來
東維騎箕尾
而比于列星

賞薄而不怨。謀斥而不恟。自知必死而逍遙就命於元戎。又勅其幼兒。全報國之始終。天下古今獨有公而已矣。而世或以成敗論事。謂室而不通。寧知時事不可為。而誠忠大義扶植名教。有千載而未窮者哉。嗚呼盛矣哉。

○加藤清正公贊

勇蓋三軍。忠奉一姓。不以衆寡動氣。不為盛衰改行。矧復治兵濟寬猛。立德該智仁。措勝在手。量敵如神。豈惟一於之雄。寔是百將之冠。所以殊域異類。畏之如夜。又愛之如慈親。奈何宗祀二葉而殄。威靈千載獨新。猗嗟浩氣之塞。凝為神祇。偉人之精。箕尾之騎。若公之靈。其莫有蓬勃軒騰。六五偉而四三。名矣哉。

○鬼神圖贊

僅僅百餘言
亦可做一篇
鬼神論而讀之

謂之有而有非靈也。謂之無而無非妙也。惟靈也。惟妙也。是以非有也。非無也。雖然人以誠禱之。必應。以詐禱之。必不應。如是者。豈憑於氣乎。抑憑於理乎。曰。理則有理也。氣則有氣也。常有而不變者也。憑于常有而不變者。非我所謂靈矣。非我所謂妙矣。惟夫非有也。非無也。應與不應。不可得而測也。是天下之至靈至妙。所以為鬼神歟。

○李公謙菴燕居圖贊

方乘五馬於天衢。胡為乎退食而閒居。明牕淨几。花竹扶疎。左右其圖書。此豈蘇子由見翰林歐陽公。驚其狀貌魁梧。而即信天下文章聚於斯之時者乎。則予亦可添一坐其側。而髣髴乎潁水之蘇。子由別號潁濱。

○馬周濯足圖贊 併傳

奇且快。

唐馬周負才落魄走長安逆旅連貫數斗痛飲至醉其餘盡傾以濯足訖投中郎常何家代條上便宜數事太宗奇其才即加擢用贊曰嗚呼酒乎不惟可以告心而其餘猶可以濯足而入告我后則信乎爲公之功臣而予之好友也。

○杜默哭廟圖贊 併傳

奇々大笑慟哭併至。

宋杜默落第歸路經項王廟憤甚入廟登神坐大言曰以項王之英雄不得爲天子以杜默之才學不得舉進士天下不平事執過如此者因撫泥像歎戲大哭像亦爲之出淚贊曰兩眶熱淚無地可揮試入廟而告神神亦歎息痛恨而歎歔嗟神猶可感獨不能感世之衣鮮而食肥者乎。

○陳子昂碎琴圖贊 併傳

成都陳子昂負奇才不遇一日挾所著文百十軸走長安遇鬻胡琴者以千緡市之詭言善此技大集市人因對衆碎琴遍贈所著文聲名遂震贊曰

音節鏗尔。

爲我問長安市人誰是知音真不如碎公之琴讀公之文猶巍巍洋洋山高水深乎。

○張某曳碑圖贊 併傳

宋張某負奇才欲獻策韓琦范仲淹耻於自干題詩碑上使人曳之市而笑其後韓范疑而不用轉走西夏詭名張元昊元昊聞之召語大悅用其策大爲邊患贊曰

心事如此悲哉悲哉

新奇

世人皆曳裾而公獨曳碑世人皆懷刺而公獨賣詩嗚呼有才如此而猶不見知又安得不南走粵而北走燕

○鶴贊

汝行既千年則環地球幾

○龜贊

衣乎家乎持久萬年命甲俱存

○松贊

龜鶴有定壽獨君乃無窮

○竹贊

非水亦非草何以名此君勿須他品目清節自是絕群

上等漢文軌範卷之下 終

虛字註解

○起語虛字

起語ナル者此ヨリ前へ文ナクシテ起ス

且

發語詞且天也物也ノ類又イワダ

定ラザルノ詞我且直之如キ類又況ノ字ト畧サ同ジ且爾ノ言通矣ノ如キ類又既明且哲ノ如キ時文ノ且也二字

轉ジ下ス者若ナ一步ヲス、ムルノ詞實字トナセバ則チ聊且苟且ナリ又音直語助ノ詞詩經ニ多ク之ヲ用ユ

謂

之レ言フナリ之レト言フニアラズシテ而シテ或ハ其人ヲ稱シ其入ヲ責ムルモ亦爾ト云ル指ス所口

謂、之レ言フナリ、之レト言フニアラズシテ、而シテ或ハ其人ヲ稱シ、其入ヲ責ムルモ、亦爾ト云ル、指ス所口

字トナシ

夫

發端ノ字蓋ノ字ト相似ル但夫字ハ是レ此ノ事コノ物コノ理ヲ指シトスルガクニシテ發ス蓋ノ字推

原トナス者トナス者ト同ジカラズ夫人幼而學之是レナリ又語ヤムノ詞句絶餘聲トナス意婉ニシテ

聲行ス亦嘆息ノ意アリ必子之言夫是レナリ又用テ句中ニテ助語ノ詞トナス者アル小子何美弟夫詩是ナリ

蓋

發端ノ字ナリ即チ大凡ノ意文字ヲ作ラント欲セバ先ツ蓋ノ字ヲ用ヒ以テ端ヲ發スルナリ蓋ト世常存不盡者

如キ是レ一節ノ發語ノ字ナル實字トナセバ則チ覆フナリ蓋ナリ甘ノ入聲古音切即チ齊邑ノ名又蓋字ニ同ジ

且夫

夫

實速ヨリ起スノ詞且夫

嘗觀

親ハ看ルナル事アル所アルノ詞又事ヲ借リ

原夫

原ハ推原スルナリ其本

甚矣

甚哉

甚哉

大ニ下文ヲ言ハント欲スル故ニ先ツ此ノ二字ヲ著メ以テ之ヲ起ス

○接語虛字

凡ソ上文ヲ承接シ勢ニ順テ講下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若以

ナヲ若謂若曰ノ如シ意思此

謂夫

謂ハ説クナリ夫ハ助語ナリ又夫ハ指ス所ル

以爲

ヲ推究シテ言フナリ

以爲

其意

如シトナスナリ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復々轉ヲ作サハル者ニ之ヲ用ユ

此 指決定ノ詞。是 此ナリ。又上ヲ指シテ而シテ。茲 此ナリ。此ノ字ニ比スレバ。略ホ統ナリ。斯 此ナリ。此字ハ顯ニシテ直ニ

ナリ。其宛テ語ルノ如シ。此字トナシテ看ル。斯得民矣。斯字即。故 所以ナリ。又緣故ナリ。上文ニ因リテ生ズ。ナリ。即

字トナシテ看ル。又語畢ルノ詞。詩經ニ多ク之ヲ用ユ。故 故ヲナス。是ヲ以テ云云ト云フガ如キナリ。是故君子先其難者。必

ナリ。故曰。ト。先ニ在テ言テ此ノ語アリ。今舉ゲテ之ヲ證スルナリ。故曰。既天是。レナリ。又故字句末ニ在ル者。ナリ。時文則何

故。ト。如キ類實字トナセ。則ナリ。故。ト。則。此ノ頂緊要ニ様スルノ字。口氣最モ直捷最モカラナリ。斯字ト同意ナリ。不

不遠是。レナリ。又已ニ然ルナリ。求其故。是ナリ。則。即ナリ。就ナリ。言フガ如シ。中間一些ノ迂緩ヲ著シ。エ。則。近道矣。如

是。レナリ。實字トナセ。注ナリ。凡。蓋 上文ヲ推シテ原スルノ詞。起語ノ蓋字ト異ナリ。起語ヲ。由。是。由。從。ナ

制度式皆ナリ。又。則。儼ナリ。跟。引。申。由。此。由。茲。由。斯。皆。同。自。是。自。此。自。茲。自。斯

從此 從茲 以上亦 是其 上文ニ跟シテ指 此其 上ト大同 及夫 及乎

至于 追夫 及ハ即チ至字ノ意ナリ。施及。類又。旁及ナリ。及其所。類。及。夫。及。至。于。ナリ。如。皆。上

推引シテ。皆。又。及。ナリ。又。及。其。追。至。至。ハ。到。ナリ。此。ヨリ。彼。レ。ニ。及。ブ。詞。交。至。何。則。進。ナ。開。ヲ。タ

セ。ト。ス。ル。詞。何。者。上文ニ順ツテ而シ。何也 上文ニ順ツテ問ヲホコス。詞。則。是。何。也

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皆。中。自。問。フ。詞。以。下。文。ヲ。引。起。テ。來。ル。所。ナ

是。何。也。此。スレ。バ。更。ニ。平。婉。下。文。江。河。ノ。滔。々。流。レ。去。ル。如。ク。ス。ベシ。是。何。ノ。二。字。ハ。下。文。ノ。語。勢。峻。急。水。ノ。激。湍。ニ。落。ル。ガ。如

之。是。何。異。於。前。而。後。受。ノ。三。句。是。レナリ。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皆。中。自。問。フ。詞。以。下。文。ヲ。引。起。テ。來。ル。所。ナ

以。上。ヲ。指。シ。推。シ。故。夫。困。處。ア。リ。テ。言。フ。ナリ。故。夫。所以 上文ニ順ツテ推原スルノ詞。ナ。推。其。此。ク。如。シ。ト

同。又。二。字。句。中。ニ。在。ル。ハ。是。レ。一。層。ヲ。推。シ。蓋。以。上。ヲ。原。ホ。テ。煩。將。以。以。ハ。用。ナリ。上。ヲ。承。ケ。テ。其。ノ。指。ヲ。然

進。ム。ル。意。意。子。之。所。以。異。於。人。者。類。是。レナリ。是。知。上。ニ。接。シ。テ。解。釋。ス。一。似。早。ニ。一。說。ヲ。拈。シ。一。若。上。ニ

亦。以。亦。ハ。也。ト。同。亦。以。ハ。所。謂。說。ノ。所。ナリ。其。說。原。所。為。ナ。稱。ヲ。原。ホ。テ。進。解。ス。ル。詞。如。此

蓋。謂。其。說。ヲ。推。原。ス。ル。詞。亦。是。處。以。為。自。是。ク。如。シ。ト。是。為。上。ヲ。指。シ。テ。之。ヲ。是。若。此。若。然。於。斯。於

直。子。上。文。ヲ。指。シ。將。後。說。ア。ラ。ン。ト。ス。ル。詞。如。此。則。數。於。天。下。是。如是。若。此。若。然。於。斯。於

レ。ナリ。時。子。上。文。ヲ。用。ヒ。脚。ヲ。收。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レナリ。於。此。但。在。ニ。比。ス。レ。バ。處。於是。於。斯。於

同。意。但。口。氣。略。重。同。ジ。カ。ラ。ザ。ル。ナリ。若。然。二。字。却。チ。用。キ。テ。然。ニ。在。ベ。カ。ラ。ス。宛。若。上。ニ

茲。以上。皆。似。乎。想。像。ス。ル。恍。若。恍。恍。二。形。容。ス。ル。詞。宛。若。上。ニ

○以前ノ諸字ハ。是。レ。上。文。ニ。跟。レ。テ。順。ヒ。用。ユ。ル。者。ナリ。

豈。是。レ。懸。ノ。字。ノ。意。則。子。豈。敢。是。レナリ。又。斷。決。ノ。詞。此。豈。二。山。之。性。也。義。是。レナリ。豈。豈。ナル。者。ハ。意。ナリ。能。ナル。者。豈

ナリ。又。說。レ。以。テ。意。ヲ。見。ハ。ス。ナリ。然。ニ。非。ザ。ル。詞。ナリ。但。語。ノ。字。豈。ノ。字。ニ。較。ス。レ。バ。略。ホ。統。豈。マ。體。ニ。作。ル。榮。ナリ。實。字

ニ。用。ユ。寧。寧。願。フ。ノ。詞。ナリ。俗。ニ。寧。此。ク。如。ク。ナ。レ。バ。シ。ト。云。フ。ハ。是。レ。此。ク。如。キ。ヲ。願。フ。ナリ。非。但。是。ナリ

ベシ。兩。字。相。比。シ。テ。其。一。ヲ。願。フ。ナリ。種。與。其。意。也。寧。儼。是。ナリ。實。字。ト。ナ。セ。バ。安。キ。ナリ。

自ナリ從

ナリ由湯
決シテ然

詞。不相為耳。

將イマダ然
ラスシテ。

當

相ナリ。又夕相
相ヒ合ノ意。

人與是ナリ。

對ナリ。又々

1

約略

詞。

100

用アリ。決詞

詞又夕決詞

詞トナセ
是レナリ。

ナリ。

ノ字。軟活一
ヤルノ意ナ

百己甚是レ
テ止ナリ己

宅者はレナ
ヲサス。知仁

上艾ヲ頂
ツテ喉落

落シテ其
指ス所有

六。嘔ス止
然シテ。咳嘆

帶ルノ意。

11

焉而已

焉一提一轉一懸ノ詞三字連用文極ヲ搖曳スル
若キハ上祇一ニノ實字ヲ用ユルヲ妙トス

焉耳矣

焉ノ字一提耳矣ハ是レ頓然ノ
詞此ニ止テ餘リ無ク意アリ

焉者矣

焉字一提者矣是レ指ス所
有テ結懸スルノ詞ナリ

而已矣

收轉此ニ到テ文義
盡キ抱ユルノ詞

○以前ノ諸字ハ凡ソ文ノ實寫スルモノ多ク之ヲ用ユ。

乎

前解

哉

譯ノ詞又ハ贊嘆ノ詞然脚ノ字ニ係ル亦半字ト略同也。竟ニ疑ノ詞トナスベカラズ。乎哉ノ二字連
下スル若キハ亦夕疑ノ詞ナリ。細カニ之レヲ玩ベ。是レ句絶スト雖ヒシカモ嗟嘆ノ意アリ。又夕驚
怪ノ意アリ。又夕自得ノ意アリ。口ヲ以テ然リトナシ。心ヲ以テ然リトナサルノ意アリ。人焉成哉。然脚ノ字ハ水哉木哉
レ贊嘆ノ字其何ヲ以テ是乎ノ字ト略同也。君子多乎哉。是レ疑ノ詞歟哉歟哉。是レ嗟嘆ノ詞異哉子叔疑。是レ驚怪ノ詞
吾何為不義哉。歟。語末疑詞ナル乎ノ字ト相連シ。但シ乎ノ字ハ輕シ歟ノ字ヲ加乎ノ字ハ疑テ未ダ定マラズ
是レ自得ノ詞。歟。歟字ハ則チ疑アツテ疑ハザルモノアリ。其意仁之本歟ノ如キ以テ例觀スベシ。

也乎

勢ニ頓テ虛落
スルノ詞ナリ

矣乎

語然シテ意盡
キサルノ詞

已乎

此ニ止マラス故ニ此ニ止
マルノ問ヲナス者ニ用ユ

已耶

同上

者哉

指ス所
吟嘆スルノ詞

也哉

也哉ト略同。但シ音
義更ニ極ヲ覺フ

矣哉

然語シテ吟嘆
ヲ帶ブルノ詞

夫哉

語此ニ止
マルノ詞

者歟

感歎スル者

也歟

也歟ト略同。但シ音
義更ニ極ヲ覺フ

者耶

指ス所
ヒ問フノ詞

也耶

音義ノ虛文ノ吟嘆スル
者之レヲ用ヒス夕情ノ

否耶

同上

焉否耶

焉

否耶

上文是ヲ云フテ此ノ二字ヲ接ス猶ホ
是カ是ナルルカト言フ如キノ

而已乎

已ノ字ト意ヲ同フス但シ
而ノ字多ク一轉ヲナス

焉者乎

焉ノ字輕ク提ス者
乎ノ二字ハ是レ指

焉者乎

同上

焉否耶

哉

三字連用吟嘆搖曳ノ詞
亦疑怪ノ意ヲ帶フ

也乎哉

同上

乃爾乎

爾ハ這樣ト言ヒ知ギナリ乃爾乎モ
亦指ストコロ有テ之ヲ問フノ意

也歟

同上

也歟

同上

焉爾乎

輕ク提テ虛シク問
フノ詞其文甚ダ婉

也乎哉

同上

乃爾乎

同上

也歟

同上

也歟

同上

○以前ノ諸字ハ凡テ文ノ虛寫逆寫ノ者多ク之ヲ用ユ。

虛字註解 終

版權免許
刻成出版

明治十四年
二月廿一日
同年三月
同日

定價八拾錢

大阪府平民

小川伊典



大阪府住吉郡平野鄉
背戸口町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東生鐵五郎



日本橋區通旅籠町
一番地

三府並

駿州靜岡江川町	同 吳服町二丁目	同 同 六丁目	同 同 三丁目	同 沼津上土町	同 同	遠州掛川驛	同 同	飛州高山	同 同	度島國箱館
本 屋市藏	青 木榮治郎	東 屋俊平	三 浦定吉	本 屋浦吉	本 屋源介	山 內彦十	三 原甚三	升 屋重兵衛	阪 田嘉藏	常 野嘉平

諸國發

甲府常盤町	同 上ノ原	同 八日町	野州枋木泉町	同 同 倭町	同 同	同 同 萬町丁目	同 眞岡	同 佐野	陸前仙臺國分町	陸前仙臺國分町
藤屋傳右衛門	富田秀實	五明堂正八	系屋清助	山中八郎	菅谷甚平	釜屋喜平	塚田貞三	堀越常三郎	菅原屋安兵衛	伊勢屋安右衛門

行書肆

同 石ノ巻港	同 同 裏町	同 同	會津若松大町	同 馬場ノ町	磐城平二丁目	羽前山形十日町	越後高田土橋町	同 同 吳服町丁目	同 同 馬出町	同 三條
三陸屋利兵衛	小野寺禎齋	山口啓之助	田中善平	龍田屋萬助	清水甚太郎	荒井太四郎	高野松四郎	本多勝三郎	小方長吉	樋口屋小左衛門

漢文輯錄
卷之十
東生所

同	同
古河通二丁目	青
千葉町	藤
屋	木
錠	國
治	治
郎	郎

漢文凡範
參之下
奧附四
東三氏歲

同松本深志町仲町	藤松屋禎十郎
同同	榺屋重平
	奥附四

漢書

卷之七

莫大凡

18

諸國發

同 同
常州龍ヶ崎
同水戸上市下金町
同 同上市泉町
同 水戸湊
相州伊勢原上ノ町
同 小田原須藤町
同 同新玉町
同 横須賀汐留町
肥前長崎今鍛冶屋町
薩州鹿兒島仲町

近江屋清助
岡野屋利兵衛
川又銀藏
林 徳十郎
大 内長右衛門
山 田淺治郎
米 屋忠兵衛
曾比屋平七
竹 川新四郎
鎌 田勘治郎
吉 田源太郎

行書肆

雲州松江本町
加州金澤安江町
同 同
越中富山
濃州岐阜米屋町
同 大垣岐阜町
神戸相生町
尾州名古屋本町九丁目
同 本町三丁目
同 本町十二丁目
西京姉小路上ル町

園 山喜三右衛門
近 田太平
中 村喜平
大 橋甚吾
三 浦源助
岡 安慶助
鳩 居 堂
永樂屋東四郎
美濃屋代助
萬 屋東平
菱 屋孫兵衛

諸國發

同 寺町通四條上ル	同 三條寺町	大阪心齋橋通南丁目	同 同北久太郎町	同 安土町四丁目	東京日本橋通丁目	同 同貳丁目	同 芝太神宮前	同 淺草茅町三丁目	同 横山町一丁目	同 通油町
田 中治兵衛	杉 本甚助	敦賀 屋九兵衛	河内 屋喜兵衛	辻 本信太郎	須原 屋茂兵衛	山城 屋佐兵衛	和泉 屋市兵衛	須原 屋伊八	出雲 寺萬二郎	藤岡 屋慶治郎

行書肆

同 馬喰町二丁目	同 同	同 銀座二丁目	同 南傳馬町丁目	同 日本橋通三丁目	同 本石町十軒店	同 本町三丁目	同 吳服町	同 大傳馬町三丁目	同 同	大坂心齋橋
森 屋治兵衛	山口 屋藤兵衛	和泉 屋孝之助	近江 屋半七	長門 屋龜七	椀 屋喜兵衛	河内 屋文輔	椀 屋伊兵衛	袋 屋龜治郎	袋 屋鐵五郎	袋 屋支店

